

增刊

期二第



劉崑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丁來回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印編會 丁來回哥 丁來回哥 丁來回哥 丁來回哥

南京

文壇

錄日期二第

座 談	集 體	入蜀散記.....【隨筆】.....李金髮【七四】
		曠.....【小說】.....魯深【八〇】 縱橫五千里.....【小說】.....仇章【八九】 戰鬥小曲.....【小說】.....冰波【九四】 漁夫淚.....【小說】.....載浩【九八】 愛國者.....【小說】.....陳達人【一〇七】
		詩 燎原.....盧森【一二一】 憶白俄女.....李若川【九二】 給撫仙湖.....鄒珠【七九】 逃不了的裁判.....素暉【八八】
		突擊.....【報告】.....李宏文【一〇二】 逃那裏去.....【報告】.....征人【一〇四】 靈感.....【散文】.....林琳【一二二】 三昧笠.....【隨筆】.....金絲亮【一〇六】 不可思議的效力.....【散文】.....浪石【一二三】
從文壇創刊號到今後三民主義文藝的創作【一二五】 主席：陶林英		

卷頭語

我全國軍民必須知道，今天我們抗戰的全局的開展，和國際形勢的明朗，都是我們過去四年奮鬥的成果，一切都應乎我們所預期。我們已經爲世界牽制了敵寇四載最重要的時間，削弱了敵寇作惡的實力，而愛好自由的各友邦，乃能從容準備，以組織反侵略集團。就這點來看，可以說我們抗戰的目的已經初步達成，敵寇最終的失敗已屬必然。我們勝利的光明昭然在望，但是我們同時必須警覺，必須戒備。因爲天下事往往有功虧一簣，因而事敗垂成的。凡是成功的希望愈近，所潛伏着的失敗和危險的成分就愈多。目前就軍事上來說，敵寇不獨加緊侵華，也勢必孤注一擲，罄其全力，向世界作各種的冒險。他南進北進，或南北並進都有可能，我們決不能以爲他南進北進的時候，而懈於攻擊或疏於準備，以致放過反攻的良機。必須知道，敵人無論南進北進，目的在侵略我們中國，我們稍一疏忽，就要使積年之功毀於一旦。這一年多來的世變是這樣的動魄驚心。我們不勝利則滅亡，不能作主宰自己命運的自由國民，就要淪爲慘辱無比的奴隸。就世界戰局來說，今天的亞洲關鍵重於歐洲，我們是亞洲的大國，是東亞戰爭的中心，應該積極奮鬥，擔當起亞洲安危的責任。更就我們抗戰的使命來說，我們的抗戰就是要守成建國，如舉建國的不能達成，那麼過去因抗戰犧牲的先烈都不能瞑目。所以今天我們的責任，是更重更大，我要喚起我軍民對本身職責都有嚴肅的自覺！

恭錄 蔣委員長「抗戰四週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

入 蜀

散 記

金 髮

這樣炎熱的天氣，為什麼要來這個一千幾百公里的長途旅行呢？這就是生之慾，動就是生，就是進化。

人們在夏天避暑，我是在尋暑，近似愚蠢的行為，但有時愚蠢的行為中，會產生人生的真諦，聰明的措施，會抱憾終身。

孤零零的一個人，伴着一個皮篋，這個長途的伴侶，老邁得可憐，它跟我走過許多山川國度，現在支持着這殘破的軀體，要是有意義的話，它會說出很多感慨人生的話吧。

一羣灰布衣服的少年壯漢，在歡送一個「懇請辭出本兼各職」的局座，大家裝出不自然的應酬臉孔，說去許多不由衷的話，對於失敗者大有痛哭老鼠之慨，但這就是重海，以後「山水有相逢」人人都要懂這個人生哲學。

把甜美的土屋，雪亮的油粘米，丟在腦後，衝向遼遠艱距的旅途，朦朧地在臥鋪上睡着，機械的車輪的飛奔之聲，像要把人的靈感切成小片，有什麼感興呢？去年此日，經過這條鐵路回家，為什麼現在又向家以外奔波，在衡陽的碼頭上，一個老朋在叫我的名字，他是來等候縣長，既然等不着，我們一同走，他說他趁現在還年輕，再抓

幾年，以後就回家鄉種植，人生不過幾十年光景，一不振作，就一溜烟的過去了，他的話引起我的傷感，人生是為維持生命而生的。

衡陽炸死過幾千幾百的人，現在人還是那樣擠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桂林又看見那局長，在購洋車票，行李滿條，勢利富厚蓋可忽乎哉。

像有魔鬼叫起程似的，即刻往柳州車中，路上沒有跟任何生靈打招呼，說過話，像一個修道士，看完了一本書。

天像有惻隱之心似的，把太陽掩起來，涼風扇着旅人的胸懷，像仁愛的摸撫，又會見老眼婆娑的柳州，去年的心情，那真能同現在一樣呢？

閃電戰似的風子，咬破了我的跋涉前程的通鞋，迷信家認為不祥之兆。

柳州的北站南站的距離，使之變成軟骨動物，許久不奏演的警報，把人面變成上色。

一羣說同樣方言的下級軍官，都是曾出死人生的好漢，談着許炸衝殺的情景，栩栩如生，似乎不稀罕他已死的

同類，他們看得太多了，生死的問題，早就冷淡了，麻木了，他們談着某團附的姨太太之兇惡淫蕩，丈夫要購春藥一個，故作傻瓜的同伴，還問他什麼是春藥。

這些排長班長，跋涉千里入步兵學校受訓，這是建國的骨幹，談起彼此的姓名，他們說久仰，我象徵派的詩，排長班長也喜歡看嗎？以後我們彼此照料成爲旅中朋友。

這些山，這些水，於我是太穩熟了，還有什麼可描寫呢？荒地太多了，人是太懶惰了，難道人力不能克服這些蔓草，人是在敲石子過活，不能與土地發生密切的關係，那裏會不窮呢？

車上的茶房，在衣服上寫着服務生的名稱，似乎自尊了許多，但眉宇間，是看得他是茶房階級。

腳腫的人都得賣報，恐怕報未賣完，已病死了，一幕生之奮鬥。

這條鐵路，到此與黔桂路接合而至金城江，這樣重要的大動脈，要三年以後到貴陽，不知要多少人命金錢，纔成培養出來。

中年以上的婦人，穿蛋黃色的內褲，不是有史詩意義嗎？

兵呀，農人呀，在烈日下往來，難怪他們腦子不靈了，若是釋迦牟尼看來，必定叫人出世出家。

偶閱報載某機關招考業務助理員，須考英文、地理、歷史、幾何、三角、本國史、外國史，這真是文明國家的現象，我們的教育，若真是這樣發達，則中國早強了。

到某處有一段大橋，高數十丈，石磊宏偉萬狀，橋全

用木造成，一層一層的架好，這種工程很可佩服，也是抗戰的奇蹟，我們可以不需要鐵。

任何一座石山，易地則頓成名勝，時如鬼伏，時如牛眠，惜在荒山蔓草中，沒有人去賞識。

金城江擠擁着茅屋，污穢的人羣，這是什麼地方，似「殖邊外史」一幕，似非洲奇布的地土窟，蒼茫夜色中，走進一茅屋，每房三元，無門無帳，床板是厚薄不一，中如彈弓，月亮就在頭頂，這地方怕人謀財害命，怕人盜竊，把值不得的東西全放在被窩裏，令人想起鴉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句子，無限傷感，爲什麼不過家庭安定的生活，跑在外邊去受苦呢？

歐美人對旅行是享受，是求知廣識，我們旅行是受罪，拿生命去賭注，原來同在這世紀呀！

有人建議搭商車，直往貴陽，但取價特別多，誰願幫人發財呢？空把行李搬動一番。

熙來攘往的水溝旁石級上，以着一個生命，不知是死非死，露出下體，屁股的骨都全部露出來，人們視若無睹，因爲這種現象太平凡了，沒有人有憐憫他人的工夫。

停車的站外，有成羣的人在販賣米飯，香腸，及各種食物，三四等客人，大嚼特嚼，不顧蒼蠅不蒼蠅，與微菌搏鬥，但是多少無知的人，就這樣送掉生命，而不自知，真死得冤枉，我們應該負一點責任啊。

一般人在這座位，搶購票的時候拼命爭先恐後，好像時間賣貴到了不得，其實都是終日無所事事，原來我們是在沒有紀律，沒有秩序的國家，一切都需要搶，不搶則活

不成。

在賓館裏吃一碗一元的麵，得到一張發票上，蓋上三個圖章，有主任，有會計，有經手人，可見辦事有嚴密的手續，但爲什麼還時時有舞弊呢？這是民生問題了。

隣座有一青年，在這樣米貴時候，一起吃下六碗的飯，好像怕便宜了主人，一般人都是過度的吃，社會那裏不窮，酒囊飯袋愈多，做事的人愈少。

國民政府特許的中國運輸公司，每日將本的開二輛車，四十二個座位，去維持這西南的交通，於是任何人認得在河池等候十天八天，淨扎登記，簡直是生死的搏鬥，儘管當天在金城江淨的最後的一張票，真受客後香蒸蒸。

九十幾度的陽光，迫得人發昏，暑油油的大江，引誘我到清流中洗滌征塵，潛水片刻，萬念皆消，去年此刻在懷遠接觸過這江水，誰想到今年又在你的懷抱，你能告訴我戰爭會把我磨練成什麼樣的人？

人若能以撐車票的精神，勇往直前去衝鋒陷陣則我們早勝利了。

在陽光下的車廂內，像在蒸籠中，車候出發，體面不好的，登時可以暈倒，這旅行太不人道了，誰實爲之。

在河池候車的，不知幾百幾千，老是在車站裏打轉，怪可憐的外表，像討飯似的向經過的商車求情，看出世態炎涼，看出各教自己的精神，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因朋友的援助，得搭個美國華僑的商車往貴陽，那個身體魁梧的，有童子軍精神的人，我看出他是美國生長的，怪客氣的好人。

人像貨物似的，在車的最高峯搖曳，另求你能到目的地，還揀擇什麼舒適美觀嗎？投宿在兩日小墟，選進污垢

的旅寓，一羣由廣東西北開的大隊人馬，在晨霧中吃飯出發，喝斥聲透進每個疲軟者的心，竹鞭無情的打在背上，清脆可聽，那可疑的消瘦的身軀，土黃的面色，恐怕走上幾十公里會得到永久安息的，一個睜了一眼，瘦骨支離的老人，手揮着竹竿爲人牽着走，無神的眼睛，瞟下路人一眼，好像說「我不行了了，」我唸了一句阿們！

黔桂路的工程，在半天空的峭壁上丁東丁東的在敲打，人類的力量，究不易征服自然，那個絕壁，恐怕未有過人跡難登的，不是成了勇士麼，車在雲中飛奔，怒吼聲趕走成羣的野鳩，人烟稀少，「地無三尺平」，迫得居民鋤田種雜糧，玉蜀黍，一個獨行者若流落在此荒山空谷，準給虎狼吃掉的。

到六寨檢查站，忽聞留聲機片唱着京戲，纔知道此行尙在人境。

獨山市上一個少年軍官，購香煙與老人衝突，光亮的皮鞋，踢在膝骨作響，還拔出手槍來，嚇得老人拔足飛跑向內，因爲他大抵不願死於本國軍人之手，我不禁大笑起來，自幸廉價看到一幕喜劇，真是機會難逢。

車行山中，有出世之感，不知家在何處，目的地如此渺茫。沿途整千整百的馬匹，在負載棉紗，這是唯一的奢侈品，也有人肩挑一担，往西北行，真擔心他未到時已路斃了。

飯館柱上，有敬送去職縣長的頌詞，紅紙寫的，下署

邑人賒，做官到如此田地，也算得三折其肱了。

這些區域，二十年前恐怕是土匪出沒的地方，煙粟繁殖的地帶，現在留下窮瘡的人羣，鵲形菜色。

山雨驟來，不得已蓋上布蓬，全衣驟濕，如落湯雞，受盡人間辛苦，至旅店幾乎發熱了，以後誓不坐車頂，寧可久候，夜與臭虫搏鬥，起來盡燒殺之，爲甚麼中國一般的人連臭虫都不能征服，懶惰而已。

此地離重慶五九八公里，如此遼遠的路，真令人心悸，貓貓營附近，有兩車相撞，大家正下車憑弔，忽我們同行的車亦失事了，兩後輪跳出路旁，美國華僑，很勇敢的，不怕艱辛坳污，雖然已是四五十萬家財的富翁，「指揮工作，不得救之出險，這種勇往直前的精神，已不是中國民族性了，我很佩服他，差之毫厘，則八萬元付之東流，說不定還要斷送人命。

天氣很清涼，若干海拔已不知道。

南日有「當大事」，龍里有「艾登裁縫店」，貴陽有「巴拉馬商店」，真是招牌大觀！山谷的頂層之山巖，常一望數里，成一直線的岩層，美麗雄偉，地壳之形成，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們的車，全是載汽車往陪都，一滴汽油一點血，奈何還是許多汽車，是專送太太上街入裁縫店剪髮，聽說有人派飛機去接老媽子，受了嚴重處分呢！

貴陽天氣，有如廬山，人們像在太平洋世界裏散步，蜂擁進戲院，女性有紅綠的旗袍，發亮的口脣，炫眼的胭

脂，他們似剛到的遠方客，東張西望，腰纏萬貫，不受物質的束縛，商店裏貨如山積，應有盡有，粵北的省會避色多了，前聞人說，貴陽如何荒涼，全市炸平了，全是瞎說，炸死數千人是真的，但兩年不炸了，人們過着太平的日子，貴州海拔約一千五百公尺，招待所已不是與臭虫搏鬥之場，過着兩夜的安睡，使人對人生不致過於悲觀。

此地物價已超過粵北許多，生膠底鞋值二百元，冬西裝六百二十元，秋絨三百八十元，美國女游泳衣五百二十元，飛機鏢一千七百五十元，力士肥皂四元，這夠嚇壞我們窮人，但這裏購買力仍強，否則商店早倒閉了。

無意中遇見越南同事某女學博士，聞他最近戀愛成功，但我發現他沒有擦牙，這是戀愛者的喪鐘。

趕豬的人在前頭尖聲叫喚，後面的人則頻呼「槍史」，速度甚速，人與獸已通語言矣；一個瘋人，挑着要賣的草繩，以右手向天招着，口呼扯，扯，大概他像叫飛機下彈，這人必係爲飛機嚇瘋了的；一個三條腿的人，在地上爬行討錢，所得甚多，他若爲美國投機商人看見，必帶他到美國去陳列，不過大不美觀了，奈何好好的入養不活，殘廢的人偏餓不死。

園中有周西成銅像，頭太身短，必是表示思想過人，不知誰的傑作，衣服短而不整，一手插在衣袋中，毫無莊嚴之態，如失業工人，欲點綴市容，而市容反計它損了美觀，幸得人們視而不見罷了。

一個在火車上與憲兵嘈鬧的人，給我排解了，他在河

他不會忙我坐他同學的商車，太使我感傷了，狹路相逢，在此又遇見他，我不理他的招呼，使他面紅耳赤，這個教訓比給他什麼都有益處。

看哥倫比亞之「滿城風雨」，如置身別一世界，原來在粵北已半年不見電影了。西裝少年，腰間插鎗，在飯館必除衣炫人，真是世風日下。

穿大紅衣裳的人，招搖過市，在韶關恐怕帶進警局去了。

運輸處之柴油車，聲如飛機，震耳欲聾，進發至烏江過渡兩岸船殼全是岩石，一塊一塊給不怕艱苦的工人鑿下來，沒有人感謝過這羣，穿襤褸衣服人的恩惠，我問同行者，這是不是楚項羽自刎的烏江，他說是的。

從此西北行，仍是貴州境，萬山重疊，土人鋤山種稻，衣不蔽體，每個市場都是蕭條，找不到洋貨的蹤跡，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每見英文什誌，講着貴州實業已如何進步，農村已如何改良，這恐怕不是這一區域罷。

一陣襤褸的兵，不穿制服，各自背負柴米一簞，真是狼狽可憐。

已乘坐車頭，舒適多了，但這四百八十一公里的蜀道，不知何時發生障礙，何時發生危險，我們太把生命當兒戲了。

司機「捉鴿鳩」數次，已得二百餘元，所以上將司機，是令人羨慕的。

路上一斷足女人，據當地人說，這女人的丈夫係一連長，因與勤務兵過激丈夫把她的兩足截斷去報復她，天地

間真有這樣殘酷的人類嗎，她還是願乞食苟活人間。

車至弔屍巖又名七十二灣，危險異常，這是智慧的結晶，一不小心，則可以粉身碎骨，若在天空看來，此路必蜿蜒如絲帶，如羊腸，非常美麗。

車至青桿哨，如將氣絕般向上爬，機器發出高度的熱，車頭有如火爐，似置身土耳其浴室，這真是受罪的旅行，這一段全是石山，工程浩大，令人難於想像，前數千數百年，我們若能這樣努力，恐不是如今日的日子了，沿途有四川的石鹽，用兩輪車向西南運，像螞蟻搬家似的，他們太勤力太窮苦了，奈何沒有科學可以拯救他們的飢餓。

多數的人，鴉衣百結，抗戰四年，洋布恐怕已絕跡，或於他們僑奢物品，沒有一個像樣子的女人，有些中年女人，將一個奶罩在外面，毫不怕羞，恐怕是以此炫耀她有了小孩子的，那們終是裸體運動的先鋒隊。

沿途溪流從石谷中飛濺，澄澈見底，令人想起數千里外的家鄉，至松坎入水中游泳一會，心神愉快，以後再來的機會恐怕少了，人生的遭遇那裏能預料。

勞動者多纏頭，貌多笨相，他們已不用挑，而用簍子放在背上，休息時以一根木叉頂在下面，這個辦法，亦頗聰明，各處旅館皆無浴室，其不講衛生可知，不見學校，不見村落，不見人捕魚，他們真是吃山不吃水罷，應該早日開發，使他們不再過原始時代的生活，國道所至之處如此，其他窮鄉僻壤可以知了。

古人說，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若非受科學之賜，坐着飛跑的汽車而來，恐未入都門，土為土匪之刀下鬼，而成白骨了。

車中看完英文半月刊及野草一本，恐怕顛覆過度，有傷眼睛，不再看，趕水的川流中，有無數的枕木逐水 downstream，許多裸體的工人在水中工作，這是經濟而少見的風俗。市廛上的人，好像無事可做，無物可食，老是呆坐在板橋上，喝沖了又沖的茶，這是我們過活數千年的縮影。司機捉兩個女鴿鴿，因為不機警，在檢查站被扣留，聞要禁閉，凡事若嚴格處理，流弊自少，若一切條例，等於具文，則只是鼓勵人作弊。

自粵北來，計走了千二日，終於到陪都的南岸，聞是日夜空襲，所謂「疲勞轟」已繼續三天三夜，只得暫住在西南運輸處，司機宿舍，果然夜間二時又空襲了，爬起來走到農家，飛機已在天空翱翔，有人說是自己的，有人說是敵機，不久八枝探照燈向天空搜索，真是奇觀，惜未找到，未發一炮走了，以後繼續日夜來襲，使人疲於奔命，每天一百餘架，聞四年來此次為最厲害之延長空襲，幸我與商務館之張博士，靠了自己的名片之力量，遷入黃山路口西南小學，防空洞又好，真是意外的收穫。

聞空襲結果，一洞口被炸，另一洞口則中了燃燒彈，共死人三百餘人，以前肇事之隧道，已改良完善，有抽氣機，有電燈，這時血的教訓的結果，此地的人造石洞，真是偉大，無日無夜在開鑿，在爆炸，新民族就這樣建樹起來，渺小的矮奴，毀滅不了我們的自信心，圖強心。陪都的物價，恐是全國的最高峯，桔子冰水一杯四元，飯每碗一元六角，好皮鞋三四百元，熱水壺六十餘元，包飯一月一百六十餘元，但簡信託局最小職員有四百元津貼，大職員則一二千不等，亦洋洋大觀了。

八月廿日於陪都南岸

給撫仙湖

鄔珠

渺茫的湖水
醉人的湖風
愛你這荒原上浩翰的濤聲
在暮春的沉寂裏悲鳴
愛你團團變幻的朝雲
在暗濛的天幕下飄蕩
我因留戀那間的孤獨
而感到生命永恆的幽寂
我因感到生命永恆的幽寂
又欲抓住瞬息的真實
你這被人遺棄的湖濱
激起我對光明無限的追求
我會歌頌生命的光華
而現在却懷着一顆沉默的心了
渺茫的湖水
醉人的湖風
愛你這一角無人的荒灣
我掏出深的心願
向湖中拋擲
寧願讓它永遠沈在湖底
伴着你無邊寂寞的歲月
附記：撫仙湖在雲南。

贖

魯 深

——
 羣山脫了黑夜醜陋的外皮，景色是那麽嫩綠、新鮮；映山紅，全繚子，和不知名的山花，嫣紅姹紫，這兒一塊，那兒一片，看去好像是割傷了的殘痕。

屋圍林子裏的梟鳥，暴戾地狩獵了一晚，到那時也打着連串困頓的呵欠。——

這是去年龍眼洞的清明時節。

維新娘子喪失了看山花的閑情，聽鳥啼的逸趣，自她的丈夫逝世之後。那晚憶起丈夫生前的恩愛，而今遺孤教養的責任，遺產的保管，爛蕪的橫霸，敲剝，……件件都使他力竭筋疲；最難過的是遺骨找不到好風水安葬，仍站在山壁上受風吹日炙，霜侵雨淋，這羣苦悶和哀悲在酒心上捉迷藏，弄到她晝夜不能安眠；只聽德昌和阿碗熟睡得屁股也像在呼吸。而週身發熱，想和夢攀談，它老是理也不理那麽傲岸和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氣。她起來手背揉了揉溼溼的眼，擦開了窗簾，乳白的亮光，便衝進來，

在黑暗角落激起個個漣漪；那蚊子在白光的旋渦裏似乎召開緊急會議商量疏散藏匿。

「德昌！」停一停又喊：「德昌，聽見了？到協隆店買拉猪肉！」接着再加強語調來到床邊，一壁叫一壁推動他的身子。

「唔——」阿碗醒了，腳跟擦着草蓆吻吻地響。

「倚侍你們，家裏的東西被人偷空了也不知道！」

阿碗爬下來，帳門口的銅墜子在床欄上叮叮地敲響了，德昌的眼皮似乎還十分沉重地掩着雙腫，臉上鋪滿了不顯意的神氣。

「忘記今天是你父的忌辰，這麼大的孩子，人家可以領頭作腦，主持半肩家務了；你拿鏡子照照看，脣皮可掛三斤猪肉啦！」

「我怕——」

「媽，我去吧！」

維新娘子不贊成，老是望着德昌

「你會挑水嗎？你會挑水便不要你去。」

德昌沒有說話，工作比重壓倒了

他。

「天亮了還怕！——順道請延壽叔公，德福哥來吃中飯。」

「什麼不吩咐我不行？」這句話德昌沒有說出口來。

德昌帶鎖的影子吐出了大門，她便開始忙這忙那，找食簍噠，搥紙錠噠……，殺雞時先把草紙攤在地上，將殘餘血滴洒在上面，還將血口糊在籠柵，意思是：血對真狂。……

她想起無所不為的堂姪德福來，他曠日曠年手好閑，單身隻影，無家無室，真是天擺下來當大爺，什麼都不怕的，爲了住在鄰近的關係，青菜、柴草轉身就偷，維新娘子一窺雞雌十三隻，走到他住的荒居裏去找蟲吃，他比狐狸還厲害，沒有一隻能夠再走出來，他生氣了朝着他那邊罵，德福又惡人先告狀的聲聲句句說將投訴鄉公所；同時還對人放言：我捨條命，她一家三口馬上斷炊烟……所以，她怨惡心理的轉變，就是尊重他，討好他，而又遠離他，希望家庭維持一點子安寧。

德昌的褲腳上沾濕了露水回來了

。她一看見很感到順從的滿足，特別慈和地說：

「唔——只嫌媽婆走步路，我就得到多多的欣喜。」隨即接了猪肉：

「唔，這裏拾伍元錢，前兩年塊半錢還多了些呢。真是吃錢落肚，吃錢落肚……」

「他還說秤健了呢，差兩兩就是四斤了。」

維新娘子想起了請客的事詢問起德昌來。

「延壽叔公和惡鬼他們都喊過了嗎？」

「延壽叔公才起床，德福哥仍掩住了門，叫他不應，我還在他門下拍了幾下；那被父兒刺傷我的手，血也流出來了！」

維新娘子很痛心地想：這惡鬼是前生的冤家！

那時，豔陽在雲窠裏打滾，像貪睡的孩子，才露出半個臉又躲進去，軟薄的紅雲，無力地鬆散到遙遠的頂寨上，它一若世故老人，端坐着瀏覽，呼吸那陣陣幽香，心神神怡的一動也不動一動。

從前頂寨上的陽光掛到他的屋角

，中堂的福壽圖上的壽星翁在陽光下鬚髮更蒼白了，原因是過薄的紙被烟薰得格外黯淡，細托出色的緣故。

是啊！她自從丈夫死後，這幅中堂畫很少人料理得到，從新年掛來下，往往第二年除夕仍是長垂着，一任空氣的乾潮，濕燥，風吹，日炙；是以，這幾年來那畫上的人物也好像爲喪失保護者而焦思，蒼老了許多，許多了

維新娘子想起以前的髮髻，一大團的；而今脫落得蕭疏，額門上髮根下的頭皮也漸次浮露了出來。心裏一股傷逝的悲哀使她看到門外的春花的開放也是多餘的一回事了。

她打着祭品，口裏吟經似的低沈，寂寞：「香、紙、燭、雞、魚、肉；鹽碟，酒碗，牲刀，米板……」

——

德昌在學校裏是四年級了。八歲開始入學，今年十二歲是沒有留過級的，學校裏發動儲糧鑿荒，徵募寒衣運動，募集草鞋，徵集廢銅鐵……他

都有條有理的告訴給媽媽，維新嬌子從而約略知道一點抗戰的大事。

譬如，維新嬌子在外邊聽宣傳隊說「儲糧」，她却諧為「薯莖」，及到回來問了兒子才知道自己的直覺是靠不住，從而對於兒子讀書寄以很大的希望，所以後來聽德昌說學校裏的事情，維新嬌子並非明白，她認為兒子在學校裏讀書讀到講的事，所難於理解或不能了解，足見是「書理漸深」，也便證明是有進步。

德昌聽到老師說本縣也開始實行新縣制了，實行了以後對於懲戒貪污，剷除惡劣勢力，必然會大快人心。而維新嬌子聽了，心裏一鬆，以為德福那惡鬼定不致以前的囂張，跋扈：

……

他母子倆一壁走一壁說，德昌又把墾荒的重要像麥田裏鴿鳥一樣地說着：自力更生，不怕敵人封鎖，我們要給他們反封鎖……

討好是她後半生處世的方針，打從德福屋後走過時，她又吩咐德昌去「問安」。

德昌順着斜坡的化胎走，陽光未

薰乾的綠草油一樣滑的，他像不會穿輪鞋，刷的縮短了半截；爬起來褲襠裏青濕一大片，冷冰冰地。

德昌扭轉頸項，將褲子拖到一邊，剛才的一股臭頭像玻璃打在地上，碎成千萬片，但這是自己的不留心，只得囁囁着：

「每次都要計那爛窩吃飯，族中比他講究的難道沒有了嗎？」

「哇——慢一點走哇！」

德昌的艾怨不淨那濕漉漉的。

「啞，啞——」老鴉哀鳴，天空是蒼白着臉。

德福還未起床，維新嬌子乘機詰問德昌說：

「有作爲的人，不肯讓太陽晒肚皮的，知道嗎？鄉下人勤耕苦種，早起三朝就當一丁呢！」

陽光慢慢上昇，朝祭的也一步步走上廟頂案去，維新嬌子望見山籬張開空虛的口，想把母子一口吞進去似的。

「德昌，你爸的骸骨站在那裏？」

「不是那裏，那——」手指如同

插進火上，燙痛了縮了回來。

維新嬌子記得很清楚的，懷疑不會朝霧般迷濛她的視覺。——存在的就是存在，失去的就是失去了，和二條平行線始終不會相遇一樣。

維新嬌子乾哭着，呆立在身旁的兒子想不出什麼言詞來安慰母親，只好把手插進口袋裏拔線頭，牙齒在剝唇衣。

哭號的音符散佈開去，不問肥瘠和有無同情。入山打柴的樵夫探知是維新嬌子，談論她四十多歲還想念和丈夫做春天夢，是恬不知羞的淫婦。

維新嬌子把五臟的悲痛，仰頭申訴日月星辰，叩頭禱告山神伯公，滿以為它們是能公平地獎善罰惡。

經有關係的親鄰，及攔途叩詢的人的問訊，這匿骸的實情洶湧地流播了龍眼洞的角落了，村子裏的人們議論這新聞，比淪陷城池還要熱烈和透關。

維新嬌子遭遇這慘痛的襲擊，神志倒還很清醒，切了兩隻雞的肥腿，叮嚀德昌饒送與已邀請的延壽叔公和德福哥。

延壽叔公向來是怕事的，見物禮送來，馬上看透這禮物就是責任的化身，恭却不領，只把主意與安慰作爲心領的答謝。

那用髒破暗黑的面巾在擦眼屎的福德，這次也特別的有禮的問德昌：

「又是做什麼喜事哇。」

「我的爸爸的忌辰哪！」

「是你媽的哭聲嗎？」傾耳靜聽了一回。

「骨骸被人偷去了，」一支沉鬱的調子說着。

「呀，呀，呀，呀！……」

德福睡眠不足的眼皮震了兩震，像玩弄小孩時把他的玩具藏匿起來，向旁人示意保守秘密似的。

德昌沒有出聲，德福用僅有的心情去建築他同情的空中樓閣了：

「回去時對你的媽媽說：哭是哭不回来的，我會替她設法打聽；蛇行過都有一條路，它是不比生前有腳會走的了。」

維新嬌子胸膈裏塞住的憂傷，德福的話不但沒有能力使它揮發乾淨，反而像戳穿了破洞，四面八方的橫流

；像了然於懷，其實又毫無把握的哭訴，咀咒，鄰家的妯娌們委婉而憐憫地勸她：「不要指桑罵槐的，以免牽協了局外人，引起更多的煩苦。」

夕陽下山了，維新嬌子紅腫了眼比它格外可憐！

這一天她沒有吃飯，阿碗捧送了好幾次，隔了些時去看，又是原個樣兒；不同的是送去時熱騰騰，香噴噴的，取回時却是冷冷的了。

那一晚，她在床上坐倦了，臥下臥着不安，又坐，呼號的縮小是抽噎，抽噎的摩展是呼號。眼淚起初是奔瀉；以後是慢流，最後是厭倦般的榨出來的了，一顆破碎的心，真是非普通的補缸碗的黏液所能縫補得好啊。夜鴉在屋頂上飛過，像思量寡婦的幽泣。

輾轉轉轉，夜是特別的長啦！

她打算去投鄉長，但是一想起程鄉長專在啄食弱肉，身上又起雞皮；運動德福去打聽收贖，而他又是非錢不肯行走的。找嗎？從那兒找起，不尋嗎？丈夫半生飄洋過海，才賺來一

點家產，自己吃得安心嗎？祈神吧，民間世界神也不威靈了。……搜空了主意，結果還是和未計開時一樣空虛，渺茫。

天明了，茫無主宰地起來，可是不同的感覺：兩條腿顫了起來；腦袋平空大了數倍，使她身子載不起它了；身體沉滯，舉止鈍澀，像飲了過量的毒酒，歪歪斜斜的似乎需要一根拐杖來支持了。她不懂歷史上伍員過昭關的故事，可是她實地發覺自己的精神也是白髮蕭蕭的老頭子了。

還沒有摸到房門，身子置在雲端上墜下來似的，向左不歪，一掌打在瓦茶壺的壺上，而它十分誇張的碎在地上，滿肚皮的赤液有生命的向低處爬行盤繞，迷濛中看去是可怕赤練蛇呀！

「真是一衰三敗！」她用力的咒起來，可是話腔虛腫了，聲帶也意故和她爲難使她運用不靈了。

在院子望疏落的殘星，顆顆悲啼的的不幸。

大門嘆息的開了，上截嘶的一聲。維新嬌子望上去好像符咒的模樣；

驚奇地獨語着：

「天呀，誰貼的呢？……」回頭喊：「德昌！……」

正在牆上拾碎片的亞碗叫喊：

「阿哥，媽在喊你了呢！」

德昌一面扭扭着鬆散的褲頭，一出來，接過手來就唸着：

三月三十宵 願得楊猪四
講價一千元 不議五百吊
特此通告

「天誅地滅的，又來欺侮我寡婦了……」心頭一酸，鼻頭一辣，又號啕得不成聲了。

三

阿碗的符張鳳鳴，第二天聞訊前來，在楊猪四翻了一天，只不過空洩了一身汗，白花了一天的時光。

維新婦子去投訴鄉長，程鄉長推却的說：「這是無頭公案我不知怎樣辦；不過你族中的劉德福却是許多人都對他注意的。」

「那麼？……」維新婦子又說不

出話來了。

「哭是沒有用，如果需要鄉公所切實和查究，也不是絕對沒有辦法的。」

「鄉長先生，我不要你幫忙，我便不來投訴了。」

「……」程鄉長閉目養神。

「是怎麼的辦法？」一股急逼的信賴撥開了時淡的臉容，像一綫陽光抓破了黑色的雲霧。

「放一筆錢在鄉公所，這兒有常備隊，到了那天晚上埋伏豪猪四，到務去贖時，不是？——這是很確明的方法呀！」

維新婦子交出壹百元給程鄉長後，並不像進去時那樣羞赧了。彷彿失去了丈夫的遺骸是和從前山南洋爪哇榮歸時一樣。她笑着。

維新婦子走了，程鄉長抽了一支強盜牌香煙，心想：這又是一條脆牛，趁我的牙齒好一定要多吃幾塊「草紙」。（即指鈔票）

隔了兩天，收贖的日期還未到來可是大清早那鄉立學校的學生已起床晨操了，在維新婦子屋的左邊一列區

儂着身軀的店子前有一羣人雜沓地談論：

「想不碧叢也會幹這件事。」

「人心難測水難量呀！」

「劉德福一生橫橫霸霸，現在食祿吃滿了！」

「我道近來碧叢和劉德福頭顱也要併做一顆，原來是——人以類聚，物以羣分。這句話真是正確確的！」

「碧叢是以前在協隆號做夥計那個嗎？」

「是呀，他是延壽叔的第二個子呀！」

「延壽叔一生說話都怕痛的，想不到生了個敢名震舉的兒子……」

「他成天野狗一樣，登山遊唱；有店夥不幹，今年碧叢叔墾了數畝荒地，他左眼都不睜一下，米價又貴，氣得延壽叔主張分家，讓他去自尋生路呢。」

「劉德福什麼作惡為非的事不湊大股，和他同行一定不會幹出好事來的。——喂，聽說卓興伯母家的牛失踪，大家都說他是裏應外合！」

「這次破案真是鬼擲嘴呢！」

昨晚我早睡一點，還不知道那底細。」

「聽說德福答應維新婦子包打聽，昨天晚上馮阿錢「維新婦子」的親家周鳳鳴，特地想託他設法，那青雲齋已毀了大門大家都知道的，鳳鳴和他也是熟識的，摸着黑路走進去，聽見裏面有談話聲，而且聽見碧叢說：『喂，聽說她投訴了鄉公所哩！』德福心雄胆壯地說：『你別着慌，萬事有阿哥作主。』鳳鳴聽了便再不敲門了，幽靈似的伏在牆陰裏；碧叢又說：『數目也太辣了一點！』你這個人真是幼犬的肚子！』馮阿錢進不了幾子的呀！』你以為五百逼不出來？』丈夫在南洋有光景，攝人窩的田以前七八百，嶺頂寨下一帶的山五六百，×市德和棧有兩股，還有每年羅的穀錢呢？依現在的價值，別說破她五百，一千還嫌太少呢，現在米每元買不到一斤，不向她打算盤向誰抹算珠子呢？……」

「這樣，天公有眼，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不錯，不錯！」

「好了，你不要把話頭扭開去了！」

「碧叢原諒似的說：『錢是難有的，可是看得比兒子的血自身的肉還寶貴呀。』』這個自然，平常和維生借拾元捌毫，老是推推諉諉，親骨肉被人綁走，她的心就疼，一痛心，吝嗇的皮箱便再鎖不牢的。』說也奇怪碧叢彷彿知道有鳳鳴聽似的：『好了，頸筋別漲起一把了，牆有洞壁有耳呢！』』三更半夜除非維新叔來聽。』……」

「你怎麼知道得這樣詳細？」

「昨晚十二點我還在鄉公所，張鳳鳴來投報的，那時程鄉長不相信，鳳鳴還說：『我聽他倆說我笨伯，以為獵豬四收賊便到那裏去鋤山，而不知聲東擊西，寄在老鼠窩的炭寮洞裏。』因此程鄉長馬上派常備隊到那兒去尋找，一面到劉德福那兒去監視，骨骸一找到，便成爲最好的證人，德福還在睡夢中，做着數紙幣的夢吧，即遭逮捕了。」

「劉德福這次如再不懲治他，將來物價更漲，謀生困難時，一定會殺人放火呢！」

「他開口閉口逞單身隻影，皇帝老子都不怕，臉皮厚，一入店便要除食物，我給他欠了四五十元，收錢時三推四宕，到現在還沒有拔一根毛。」

「我生前也欠了他拾多元錢吧！不過給我一次翻臉後，許久再不登門了……」

「他知什麼是面目，什麼叫名譽，如果，他住在村裏，將來會飛簷走壁，登堂入室呢！」

「希望能夠除去這條大害；不然碧叢又要和他併成夥伴了。」

一支晨風從青氈般的秧田中唱着鏗鏘的謠子吹過來，街談的人們，心裏感到無限的清爽的喜悅。……

四

哭聲從維新婦子的家，移到延壽叔公的家裏去了。

除了碧叢的女人以外，還有頭髮斑白的老母，編織成夢傷的繩子，縱死他們的希望。

延壽叔公灰白的臉子嘆着氣：

「生兒的身沒有幾兒的心。年將三十了，不要說這婆父母，這門受他這氣狗氣！」

「馮蛇精，你見神見鬼？」碧霞的女人哭嚷着罵：「如來冤死誣告人，我撞妳死，死了要妳的肚子來葬我囉！」

「你這妖精，不分皂白沒有人見的，隨便架禍在人身，……妳要睜開眼來看清一點囉！」延壽叔婆坐在門檻上也拍手拍掌的咒罵。

畢竟延壽叔公客觀一點，吟着一連串的書句：

「根深不怕風搖動，樹正何愁月影斜？」

「心中沒有行惡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抽着旱煙管在堂前踱來踱去，想從柑木裏吸多一點煙精來麻醉他煩燥不安的神經似的。

「俗語說：離不斜，羊不爬呀！完全不想家，整天和一般不是人的，那遊浪盪，也好讓他在監房裏給蚊和白蟻教訓一下，……我的話……」

碧霞的女人，很清楚地記得丈夫那

天晚上天將亮才回來，翻來覆去，那床板愛不了沉重的心情的鑽壓吧，嗒嗒，嗒嗒，像一條生木的蟲。問他也不很愛聽人，另有心事一般，每答一聲是很不耐煩的。可是聽了父親的話，想起女人隨夫貴隨夫賤，而今跟隨了碧霞，如果事情是真實的，將來被人叫「賤婆娘」那還有臉子在人間來往？

「我的丈夫不長進，人人都看輕我。馮蛇精這錢勢要踏滅人哪！……」又號啕大哭了。

維新婦子自丈夫去世後，好像失去了一隻右手，而且感到咽喉像被無形的魔手扼住，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氣，已傷痛於前，又受咒辱於後，整壓破敗得像荒崗般的心靈，是經不起夜雨的狂襲，更難堪暴風的猛捲，所以，只幾天夜裏得癡骨聳突，眼睛却陷將進去，閃出顯喪的綠光來了。

她的親家從鄉公所回來，墳墳地報告：

「他倆不但不承認，劉德福反而寡廉鮮恥說我們之間有什麼，有什麼

齷齪的事件，怕他對我們有什麼不方便處，故去誣告他！」——妳想，這不是禽獸嗎？」

「……好個面生毛的禽獸！」

「現在程鄉長說要押解到區署裏去，要妳籌出兩百元做押解以及呈文等用費……」

「兩百元，兩百元……」嘖裏嘖裏，幻覺中好像看到火燒山林，水沖田禾一樣的影子在跳動。一轉念想：「機關成了衙門，整天張大了口，不是吃我們是誰？」

五

這兒自奉命施行新縣制，新任的縣長是從省府民廳派來的，他立心要把過去腐敗的政治刷新，踏上新階段的去，認為一般土劣不剷除，不能使新機構建立起來。他聽到這件消息，飭令黃區長要強化主觀的力量，勿為一般土劣所包圍而遷就。

依照程鄉長所進獻的意見，現在失物已找回，把他們懲戒一番，同時立一個決字，用幾家店舖担保便把他們釋放。——黃區長沒有接交。

「不然，把主謀的劉德福驅逐出境，同謀的劉碧叢料以罰立。」程鄉長親辦得可怕的笑著：「區長以為怎樣呢？……」

原因是程鄉長接受了碧叢樹母親所許的謝禮，答應了和碧叢說情呢！

黃區長一概的好意都變了，他對德福和碧叢很和氣地說：

「你們本是國家的命脈，正是個大好的青年壯丁，祖國極需要你們的熱和力的時候，而你們在鄉村中，不事生產，游優度日，墮落，消極，成爲國家民族的奴隸罪人，本來普通一般的政治機關的主管人，不會和你們說這類的話的，公事公辦，依據案情辦決呈報歸檔便完結的，因爲我也是青年，我不相信今日中國的青年不能發揮力量去報效祖國，相反的，成爲破壞社會的秩序與安寧，在抗戰艱苦階段變爲可怕的毒藥的……」

「黃區長說的話很對呀！」程鄉長笑吟吟地說：

「現在」用禁止的眼色看了看程鄉長接着說下去：「現在中國青年應該自動的奮發，向上，這不是抗戰八

股，你看前線的將士，用他們的血肉築堡壘，英氣當子彈，俠骨作鎗砲，保衛我們的國土，而你們却徜徉於後方，幹出卑鄙下流的事，難道是你們心裏所願這般的嗎？」

德福和碧叢起初是垂下頭來，漸漸地抬起來了，臉上的衰敗氣色便了一副緊張的面容。

「目前，你們犯了法，也即是你們自招了罪過，由你倆自己想一想，最好的贖罪圖功的報國路徑來走吧，——你們試想想看！」

「碧叢回去幫你的老父墾荒造產。」程鄉長又加插進來了。
「我想去投軍入營。」德福直直氣壯的說。

「我現在沒有臉子去看父母妻子，況且我前次徵兵選到了，因爲親戚朋友都勸不如雇人，所以便請了王發祥去頂替，現在我願意和德福一同以身軀獻給國家，以圖減輕一點罪惡。」

程鄉長顯然有點窘態，進前兩步說：「你，你不能去，你家中父母年

老，你是你家中的元氣呀！……元氣不能傷損的！」

黃區長一股正氣佈滿了臉上，如同軍警成敵時一樣的緊張，肅穆，站起來像雄獅的吼叫。

「程鄉長，你是損傷元氣的病魔。你身爲一鄉之長，顧名思義你應該呀，爲苦難的祖國着想，過去幹些什麼事？現地又阻止青年義勇隊行動了呀！」他可真想叫書記拿出紙筆來，但是，還怕他兩不是由衷的熱誠，是一時的感情衝動驅使而說的，退了兩步補上這一句：

「你倆都應該想清楚點呀！」德福緊握了拳頭伸向瓦頂那邊去喊：

「我說一句就一句，兩句就一雙，向來是算數的，我從今天起過去的我已死了，以後的才是新生的我！」
「現在我已得到自主了；尤其是爲國效勞，父母都不能勸止我，何況是鄉長！」

程鄉長十分尷尬地，莫知所措，眼兒得一筆現金又從手中漏失去了。
黃區長把這事的始末報告給縣長

了。
第二天在X縣民國日報上的地方新聞欄中，有一則加邊的新聞，標題是：

「當兵最光榮！」

劉德福等帶罪圖功」。

另有一則新聞簡訊：

「第二區龍眼洞鄉鄉長程晉南免職。」

白夜

杜思退益夫斯基著
陳達人譯

杜思退益夫斯基傳

陳達人譯

沒有祖國的孩子「小說」

陳達人著

東戰場上的火花「報告文學」

陳達人著

走私案「小說」

陳達人著

八一三圖書雜誌公司代售

上海圖書雜誌公司出版

逃不了的裁判

素輝

侵略以血鐵換來的虛榮，

是空洞的，不能永久存在的；

最精銳的器武，不能克服命運，

在死神的掌握中，

不管是帝皇，是劍子手……

都不能逃走，

且像任何窮漢，

只能佔領五尺黃土的墳墓。

侵略者或許於鎗尖下獲得戰果，

在枯骨堆上高奏凱旋；

但是他奴役人類的雄心，

在命運的面前，

遲早，

終會湮滅，

更于生命最後一刻那，

終逃不過死神的毒鞭。

侵略者的虛榮，

那裏值得誇矜；

試看死神的目前，

僥倖者與屈降者，

遭遇同樣的裁判，

肌肉同歸泥土，

祇有正義者的功勳，

才能永久芬馨。

縱橫五千里

仇章

縱面的津浦線，橫面的隴海線，確成了抗戰中的血脈，這條綿長的戰線，在抗戰史中，劃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跡，值得歌頌的史蹟，無可泯滅的！

津浦線經過幾次的搏鬥後，雙方軍隊對於這線的消耗都似乎有點各個不同的觀感，一個月來，津浦線的戰事，沉靜了。

爲了戰事的沉寂，雙方的前哨祇在慎重的互相監視着，同時敵軍不但沒有再度補充的能力，而且還要把這裏新調來的四十七和五十三兩個師團抽去，由於敵軍的重新抽調，知道他暫時不會再在這裏掀起陣地戰。

當局對敵軍的抽調，是十分關心的，經過幾番的計劃決議，要求當局把第×號特派員調到這裏來跟蹤敵軍的調動地點，和他們準備進攻什麼地方的消息。

爲了徐州的消耗使命成功，唯確完成了第一期抗戰的任務，我軍是退守徐州了。

連帶的，徐州退守後，確影響了整條津浦線，從徐州至浦口的南段，已被敵人控制着，我方大軍，源源的結集在長江南岸，應付敵人的強渡，準備一鼓殲滅的。

第×號特派員奉命進抵長江南岸，有一星期多了，探

悉到很多寶貴的消息，同時明白了敵人雲集大軍江北，是準備沿着滬杭甬線進奪錢塘江的，這却可以強渡錢塘江攻蕪山紹興，諸暨，而直下金華的。

第×號特派員是個天才的諜報者，同時是主理了這線間諜攻勢的主要人物，更爲了他是在生長於東京的，具備了很多東洋人的條件和工作的便利。

他探悉到敵方總領這線的諜報人物，是他在東京時很有歷史性的伴侶，在川島芳子未死之前，她是最得寵的一個助手，現在敵方把她調到津浦線來，一方面是為了施展她的工作，一方面是應付第×號特派員底攻勢的。

男皇雲子就負着這個侵略的使命，沿着津浦線到了浦口，渡過長江，再沿着滬杭甬線轉到錢塘江北岸。

這絕對秘密的行蹤，也給第五號特派員的密報隊探來了，他爲了要徹底解決了男皇雲子，決意由×地轉到錢塘江南岸來，應付她的間諜戰。

勾心鬥角的間諜戰，從隴海線集中到津浦線，現在跟着軍事行動的轉移，擴展到滬杭甬線，在錢塘江北岸集中了。

在杭州灣北岸，江浙交界的松江，平湖，嘉善，這三

角形的華軍游擊區，第十號特派員奮不顧身的轉往蕭山，從蕭山出靜江，偷渡過寧海。

一個月色朦朧的晚上，一葉輕舟，兩個舟子努力的划着，天將放亮了，划過了這遼闊的江面，將於抵達寧海的靠點。

陣陣密集的重機關槍聲，向着第X號特派員的小舟在掃射，知機的舟子們，豎起了偽府頒下的內河航行底小白旗，岸上敵軍的機陣地，跟着靜息了，他向着兩個鎮定如常的舟子，發出一個很安心的微笑，誰會懂得這是敵軍一貫的示威傑作？

第X號特派員偽裝着一個販賣土紙的商人，在寧海登岸的時候，兩個忠勇的舟子，還跟他把隨身的土紙一籃一籃的搬上碼頭去。

寧海有個游擊通訊站，在他特殊的發覺下，才知到這兩個舟子是寧海區的游擊隊，隸屬獨立X旅的，他們是土人，對這裏的地勢和情形是十分清楚的。

他抵達寧海後，更證明這機關方特務機關的主持者是男皂雲子，她的總機關設在松江，這不得不不要他探索着深入虎口。

他鼓着勇氣，心裏在默想，冒險吧！場地的台吧！沿着滬杭角繞跑，從廬海到硤石，嘉慶，嘉善，楓涇，而至他的目的地松江。

男皂雲子住在與教堂相鄰相鄰的一座洋房裏，哨兵在這洋房的四週巡邏着，荷了槍桿，向過往的行人監視着威脅着。

爲了戒備的嚴密，第X號特派員祇得留住松江，等候機會。

一個濃雲之夜，他化裝爲敵軍官佐，瞞過了哨兵，跑到男皂雲子的寓所。

她不大敢相信吧！像在夢中驚醒，狂熱地，踰進第X號特派員的懷裏，儘管在痛哭，不能說話，即使勉強說着，也是哭不成聲的。

「你太冒險啊，快點回去吧！」

男皂雲子似乎回復了常態，促他馬上離開這裏，着實的，在環境爲情勢看來，第X號特派員都是不應該去冒險的。

「我不能回去，但你，可以把我當敵人看待的。」他像開玩笑似的回答她。

「可是，你要明白到，現在不是我們對敵人的時候呀！」

「不過我是把你當作敵人看待的！」

「那又何必呢？」

「我一定要！」

「那麼請你先回去準備吧！」

「你有胆量來嗎！」

「你猜？」

「好，我歡迎你來！」

第X號特派員和男皂雲子雖然是片刻的談話中，可是他們間，都是了解的。

雙方的認爲下，在工作上是敵人，但他們的感情仍是

維繫著的，世界上關於一切戰爭的悲劇，都是這樣形成吧？

他在男皂雲子的諜報圖中漫遊了一個短時間，這裏的一切動態和進攻華方的內情，把目擊着和探聽了的消息強記着地回來。

匆匆的回抵錢塘江南岸，他縝密地把自己的諜報員分配着，應付男皂雲子的渡江，同時他準備了，要是她真的在自己工作鬧搗鬼，他是不會客氣和讓步的。

由於他佈置了一個縱形的網狀哨，這網狀哨，是第X號特派員的成功傑作，一向是成功的。

敵方特務機關，稱呼他佈下這個網狀哨，叫做「縱橫五千里」，由麗海線的漳關而至海州的連雲港，由津浦線的塘沽而至浦口貫通了滬杭甬線之錢塘江一帶，這縱橫交點，當然是徐州了。

敵人在這網狀哨中，不知犧牲了多少，除了陸軍的大軍陣亡外，諜報人員的死亡與失蹤，却佔了整個敵特務組的三分之一。

夜深了，錢塘江敵艦隊漸漸地開進蕭山一帶，杭州灣海面，全無敵蹤，我方鎮守鎮海及慈谿一帶的防軍大部向上虞百官一帶增援，誰知這確上了敵人的當。

男皂雲子由於海軍方面得到一個聯絡，把華方的軍事觀點移進蕭山那邊，她在這月色朦朧的掩護下，由金山衛下了自備的電船，疾駛中，渡過玉盤洋，向南挺進。

天將放亮的時候，男皂雲子搖搖晃晃了，她改穿了一身樸素的中國服裝，像一個都市中的小學教師似的，她打

算從鎮海轉入甯波，到了甯波再由水道沿着餘姚江往紹興，這以為足可以避免了第X號特派員的網狀哨。

八小時內，他得到這網狀的可靠情報，同時更得到敵內的密諜底電報，知道了敵方大批的特務員，是從錢塘江偷渡過來的，他們偷渡的總站，就是半年來給敵艦圍集了的鎮海，敵方的諜報總站是分爲三個，第一站是曹娥，第二站是紹興，第三站是諸暨，這時候，諸暨是有火車直達金華的。

金華是貫通浙贛的起點了，敵方密諜這週形的佈置，純粹是以金華做目標，而統領這個諜報隊的，更是與第五號特派員有段難離難捨的男女皂雲子。

金華是浙江戰時的心臟，她的省會杭州淪陷後，金華要算是戰時省會了，所以蕭山的得失，會影響金華，而金華的得失，更要影響整個浙東和皖南，雖而南北天目二嶺也不能把整個浙江鎮守，他用白了這個內情，匆匆的從上虞，餘姚，轉到甯波出鎮海去。

第二天的上午，敵特務人員全體集中鎮海了。百出不窮底計劃，第X號特派員又掀起一齣驚人的成功劇。

五隊賣票的流浪者；三隊猴子戲，一壓木頭戲，一座西洋鏡的歐洲大戰圖片，這一幫陳舊的東西，在鎮海的碼頭上，市郊裏，街道旁，蹣跚着鎮海中，

他洞悉到敵特務人員是最好奇的，尤其是這「古靈精怪」的賣票漢，時常是結集着一大羣人的。

第X號特派員領導着這五隊以諜報員化裝的流浪賣票者，和混在觀衆裏的諜報人員把那批偷渡過來的敵特務員，活活地俘虜了一半，可憐的男皂雲子也在這網狀的諜報哨崗中被捕了。

「縱橫五千里」，是天羅，是地網，是敵特務人員認爲的危險區，可怕的致命品！

憶 白 俄 女

李 若 川

你本來是露西亞種的名花，
也許還是尼古拉宮廷裏
被人傾愛過的牡丹。

自從移植到那裏——
東方的島之國來，
不適宜的土壤，
加上污濁的魔手的採掘，
於是你就凋殘了。

當年我是異邦流浪的少年，
你也是異邦淪落的女客
因爲不同的種族，
增強了我的同情心。

我夜夜從你的窗前走過，
看見那輝煌的燈火，
映着淡綠色的窗幃，

因此，我痛責你還享受
這些豪華的生活。

那晚我夜深歸來，
在一個車廂裏，
你和一個陌生的少年，
羞怯地，
噁着不純熟的
穢褻的言語。
於是我就知道你的生活了。

你的生活展開
在罪惡的黑夜裏，
許多人都睡着了，
那些在變與色的
尖峯上旋轉着的人們也睡着了。
〔其實最濃睡的你〕
而你，夜夜做了
他們夢中的人物

你不用向我訴說，
我看出你有無限
的抑鬱與苦情：
你枯瘦的兩頰，
有如前一時代
西伯利亞荒蕪的大地。

你的心田，
永遠是冰冷的。
又如江戶川堤的水，
島國沒有溫暖的太陽，
祇有渺茫不定的海風。

於是你更想到
你的溫暖的國土了，
許多年來由於
一種人力的叫喊，

女 僥 白 儼

從陰霾裏叫出太陽，
從滅亡裏叫出新生。

在太陽所照耀下
你的國土裏，
他們是熱愛真理，
熱愛和平，
熱愛人類，
甚至熱愛
在草窠上嚼草的牛，
和一切的畜牲。

你爲什麼不同去？
你是舊時代的人們，
舊時代的憎恨，
舊時代的罪惡，
還留存着許多殘痕。
你雖然不是罪惡的創造者，
却是和他同一個血流的人們。

因此你像一隻鸚鵡，
含了萬種苦情，
不敢細說從前的事，
你時常眷念你的祖國，

你的祖國是在遼遠的海那邊。
最近從莫斯科傳來的消息：
蘇日邦交愈趨惡化。
你是外來的病菌，
不讓你侵蝕還不康健的
法西斯的心臟。

他們依然用那隻污濁的魔手，
拿了刑具，
把你趕出大和民族的土地。

我想你在秋風蕭瑟的傍晚，
穿了一件單衣
踽踽於無盡的街頭，
終於走到茫茫的海岸邊。
你將感嘆着：
茫茫的天海啊！
祇有遠處燈塔頂上的微光。

在茫然的心緒裏，
你來了一個
難以解答的疑問：
到那裏去？
黃昏籠罩下的燈塔，
象徵着你生命的前途。

新書介紹

廣西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委員會編導幹部進修起見，特每月蒐羅全國著名報章、雜誌，編製「資料報導」，頗爲研究學術的檢查工具。每期定價三角，如文化團體以新刊交換，可免費送贈。

通訊處：「桂林中山公園廣西訓委會資料室」

戰鬪小曲

冰波

你以為這是奇蹟嗎？在獸蹄踐踏着的血腥土地上，這樣的「奇蹟」已是經常的演出了。朋友！

……他沈默得好像一座石塔：

憲兵司令赤本大佐今天親自出堂審問，是多麼驚心動魄的事呵！，天知道這世界上將要爆發什麼火毒，天知道那個倒幕鬼要碰上大佐的刀鋒呢？

是淪陷區的遵化城，也是失掉血液沒有活氣只有鬼氣的土地。赤本大佐奉命來接收和「確保」這地方，已是二日多了。但，一座死城，真是枯燥得令人感到寂寞；而經常莫名其妙之夜襲和截擊又在這寂寞中點上緊張和恐怖；這緊張和恐怖漸漸擴大，佔據了大佐的全部生命。

沉重地響着皮鞋聲，皺着眉頭的

大佐走上大堂了，憲兵們整齊地敬禮，陪審員恭敬地彎着腰，把下巴貼緊在自己黑馬掛的領子上。

森嚴的大堂上嚴然是閻羅殿，人們都担着大佐那變不可測的眼光，真怕落到自己身上。不久，由側門發出的警響才打破這可怕的場面。

一條黑大漢在幾個憲兵的推拉下踏出大堂，他舉着野獸般的眼睛！環視一通，便低下頭去。

「報告司令官，」一個憲兵立正着說，「就是他！因為行跡可疑，恐怕是游擊隊混進城來的，所以抓住了。這是身上搜出來的東西。」

他雙手呈送上去，在大佐面前擺下：一張良民證，一柄小刀，幾角法幣，繩子……

大佐將良民證詳細看了看，打起

不很正確的中國官話說：

「你，你是那一部份的？部隊在那兒？有多少人，你進城來幹什麼？」

聽見沒有？司令官問你是那部份的，就是說你是屬於第幾軍第幾團的！你的長官和弟兄們現在那兒，一共有多少人，還有，你是不是進城來刺探軍情的。」

這純正的北方話顯然沒有博得大佐的欣賞，因為這簡直是給他多年自誇的中國話一個侮辱。大佐楞他一眼，馬上又看向前黑漢去了。

頭髮亂草似的潦倒着，而且濃濃地鋪上一層灰色，難到使人不相信會見過水的衣服，無論如何也遮不住他滿身健壯的黑肉，一雙粗大的泥腳不

戰門小曲

規則地攤在下面。他沉默得好像一座石塔，連呼吸也停止了似的。大佐不太習慣看見這樣的怪物，尤其是那雙令人討厭的赤腳。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

「我已經明白你是什麼人了。你既然是游擊隊員，混進城來當然是有任務的，好罷，就把任務趕快說出來，皇軍一定不會虐待你。」「既然被抓住，就認出來了，痛快些，大家當事，我很懂得你們中國人，都很好，坦白，放心，不是嗎？快快說罷！」

這話仍然沒有收到預期的回響，那黑漢連姿勢也沒有改變，就像沒有聽懂。大堂裏沉悶得狠，空氣使得大佐真切地感到侮辱，他陡然立起，卓上一拳，口沫由蓄有短鬚的厚唇裏噴出來。

「給我打！」

陪審員都吃了一驚，互相交換着惶惑的眼光，驢馬馬上抽出特製的結實皮鞭。大堂裏便只聽到皮鞭和肉體的交響，黑漢全身肌肉抽搐着，不時發出吞進苦痛的喉音。

大佐這才感到一星兒快意，他咧

笑聲响亮地在大堂裏迴旋，陪審員也陪着，擠出低音的啞笑。鞭打剛一停，大佐便叫起來：

「混蛋！打！用力！怎麼？換過人！」

當票肉上進出的血滴飛沾在執鞭着的黃制服上時，這座沉默的石塔頹然倒下了。

……眼眶裏閃出一股奇異的光

輝……

一柄冷水恢復了黑漢的知覺。他睜開兩眼，在朦朧中看到那陰森的週圍，閃現着若干張猙獰的，死板的，兇狼的面孔。過去的若痛隨着記憶襲來了，他咬緊牙關，閉着眼睛，不動一動。憲兵們走來拉起他，不願作無聊的掙扎，他又堅定地立着。

大佐的臉上浮起諷刺的微笑，慢慢走下審問的高檯，用手輕輕拍拍黑漢的肩頭。

「你是好漢，我佩服你！但是，「好漢不吃眼前虧」，這是中國的古話，你真是好漢，我勸你還是同我合

作：說出你的任務，部隊的地點和人數來。這樣，你馬上會得到獎勵，也免得吃虧。剛才的事，我們看了也不忍，你想一想罷，不要放過機會！」

黑漢還是沒有抬起他的頭，遍身傷痕的軀幹仍然石塔般的堅強，使得大佐的笑自己也感到難堪。陪審員都盯着黑漢緊閉的嘴唇，希望由裏面能漏出一兩句話來解救這僵局，因為他們知道：大佐就快發脾氣了，而且恐怕還會聯帶自己。

但緊閉的嘴唇也真有如錫汁封住，十分鐘過了，還不見張一下。大佐漸漸收斂了他的假笑，臉上脹滿紫紅色，他臉任眼在黑臉上搜尋一會怒氣使得他揮動着他的手掌，在黑臉上猛烈地打了一下。接着很快地旋轉過身體，揮手狂叫着：

「點香來！」

一束燃得通紅的香吐着青烟，憲兵舉在黑漢的臉上晃蕩。黑漢不自覺地退了半步，臉上的肌肉顫動起來，深陷的眼睛分明地露出慌張和恐怖的神態。可是，他又閉上眼睛，昂起

頭來等待着。

香煙接觸在破皮的黑肉上，肉體烙出的血發出吱吱的聲音，刺進每個人的耳鼓裏，一股黑煙立刻浮起，跟着便是令人難聞的奇臭。黑漢禁不住把身體擺了擺，全身擠出豆般大的汗粒。

大佐狠毒地投來一眼，滿人的瘴笑加重了陪審者的恐怖，他們用袖頭揩去額上的汗珠，有的低着頭，有一個連忙丟掉他的老花眼鏡。

很快地，黑漢又倒下了，沉重得有如石塊。

「他不招，今天就弄死他！」大佐說，顯然的，他要藉此發洩一下兩月來的怒氣。

黑漢再度醒來的時候，他已經衰弱得站立不起了。但是，殘酷的局面還沒有撤消，大佐決心奪取一個最後的結局。

忽然，黑漢的眼腔裏閃出一股奇特的光輝，他用舌葉潤濕一下枯烈的嘴唇，說出這樣的言語來：

「我們的部隊在西門外的×山上，一共有二十幾個人，他們等着我回

去。」

：真是不小的收穫哩！

「四十八名向山頭採取包圍形勢進攻，要取得密切聯絡，逐漸縮小包圍線，一舉消滅這批友那痞。留下兩名，看守這傢伙！」

大佐騎在一匹栗紅色的大馬上發着命令，這是二月來最珍貴的情報，機會不可過，他必得好好運用，所以不辭勞苦地親自率領五十名武裝兵，跑了二十里路，準備消滅隱蔽在山上的游擊隊。

武裝齊備的兵士們用小跑步離開了這三岔路口。大佐將馬繩交給一個兵士，左手握着指揮刀柄，大踏步走進這路中唯一的一間小瓦房裏去。房子×××××似乎是一個小商店，擺着些少農人出的日用品，一個老頭顱巍巍地迎了出來，讓出他最好的坐位，兵士中一個荷鎗守在門口，一個立在無力得躺在地上的黑漢的身旁。大佐躺在桌上，慢慢掏出他精緻的日記簿，一面哼着小調子。

大佐漸漸不耐煩，他不斷地掏出懷裏的鏢來看，一點鐘！兩點鐘過去了，一切都是恬靜的！靜得使人感到時間是無限的長，他看着似乎睡去的黑漢，慢慢地，在狹小的房裏踱着。

「站住！」守衛兵大聲的喊，打破這沉悶的空氣，接着是一陣跑去的皮鞋聲。大佐機警地摸着自己的手鎗準備着！不久，守衛兵押進六個顫抖着的農民來。

「報告司令官，這些是過路的，押來聽候吩咐。」

「哦！」大佐輕鬆地吐一口氣，把手鎗放回原來的地方，說：「留下一會帶進城去，有用的。」

「老爺，我，我們是老百姓，規矩矩種田的，放，放了我們罷！」

「老，老爺……」

「少說廢話！」黑漢旁邊的兵士上前一步，鎗頭往地上一擱，打斷了他們的嘈囂。

黑漢似乎由昏迷中醒來，他打量一下，突然眼光發亮，精神也貫注了，但仍然用痛苦者的聲調說：

「老鄉，這位是憲兵司令赤本大佐老爺，你們懂得嗎？」
事情也真奇怪，不知怎的，六隻手槍端著三個武裝的日本軍人。大佐驚得鐵青着臉，「什麼？什麼？什麼？他探頭向外，希望那兒能來一雙救兵；但是，對面里亮的手槍威脅着他，而外面又是出奇的清靜。他馬上明瞭了自己的處境，而且懂得一切原因了，他惡恨恨地看看黑漢。
黑漢已經立起來，走近大佐，他講話使得大佐發抖：

「大佐，對不住，這些正是我們游擊隊的弟兄。今天，全是你逼出來的，可不能怪我。」
大佐舉着的雙手連同嘴唇都劇烈地顫慄，他只好喪氣地低着頭，讓見不慣的「支那」農民龍騰的手解除他的武裝。
「同志，」一個滿口流着游擊隊員說
「吃了苦罷，你是漢子，是你的功勞；活捉一個日本的大佐，真是不不少的收穫哩！」

黑漢俯在大佐那匹營養得很好的馬上，執着鎗的農民們和着老頭子「他也是游擊隊員，原來。」押解着他們的俘虜向山裏走去。
撲了空的四十八名兵士，再也找不到他們的上司；而且，在傍晚回城的途中，遭遇到一次意外的截擊，受了嚴重的損害。
你以為這是奇蹟嗎？歐陸踐踏着的血腥土地上，這樣的「奇蹟」已是經常的演出了。朋友！

文壇創刊號目錄

發刊小言	編者	陶林英
我們當前底要求	【理論】	黃展幹
絕望	【小說】	立竹
無依的靈魂	【詩】	黃郭人
敵血	【小說】	張軍
白霧	【小說】	黃榜
海葬	【小說】	萬羣
一個女性的三部曲	【小說】	歐陽光
帆	【隨筆】	鄒珠
蟬	【隨筆】	陳達人
做父親的終結	【小說】	棲遲
	【小說】	老張
	【隨感】	
逃亡之夜	【報告】	葉季常
話劇與歌劇	【理論】	黃展幹
誰殺了她	【隨筆】	立竹
隨感錄	【隨感】	黃郭人
夢境與實現	【隨感】	張軍
吃粥小感	【隨感】	黃榜
一九四一年	【詩】	萬羣
我站在北江之濱	【詩】	歐陽光
金鷄峯頌	【詩】	鄒珠
愛國者	【小說】	陳達人
寄語	【隨感】	棲遲
夢底病	【隨感】	老張

夜之神統治了大地。

海旁一條筆直而寬敞的柏油道上，積下幾個零星行人。木柱頂掛着一盞十福特的燈泡。寧靜地驕傲地指引他們前進。白天底喧囂，已隱藏起來，一切都開始睡去了。中間響一陣小販叫賣聲，與小孩啼哭聲外，什麼聲音都聽不到。

漁 夫 淚

浩 載

全叔瑟縮地拖着沉重的步伐，埋下頭，慢慢兒挪躡着。他身旁的妻子，手裏牽着約莫六七歲的營養不足的男孩子。也是縮瑟地赤足奔跑着。全叔穿一身殘舊的褐色衣服，口裏咬住一根捲烟，有時不耐煩地猛抽一頓；有時由它貼在口邊燃燒。他底妻子不時掉頭去看他，但沒有說話。

他們仍默默地踱進着，一座三層的淺灰色磚建築物前，他們站住了。對面碼頭泊着幾艘舢舨，迎風吹來一陣魚腥味，送進他們敏感的鼻孔中。全叔怔了怔，嘆一把氣。屋子裏射出

幾絲光，從大門空隙處漏出。全叔懷着跳動的心，呆呆地凝立在門板的前面，但並不即刻敲門進去，他遲疑了一些時分，才輕輕打了兩下。這兒，他是慣熟的，可是這一趟他去訂了，他好像懷疑是走錯了陌生的人家；往日總以為他自己是熟人，他們都很看重他，他們和全叔也很相洽。可是，現在他是一個罪犯者，他生怕人家會認他是一個偷

兒。

門終於開了，在明亮的燈光下，他是蒼老得多了，他不瞭解他自己，這幾天他變得如此迅速，額角已刻上深深的綹痕，他底臉色，近兩日也特別灰暗，平時精銳靈敏的眼睛，也變得怪陰沈；他底妻子也遭受着同樣的命運！他底狗兒，豐滿的鬃鬚，也凹陷了許多，像患着貧血病的樣子，這使得他悲傷與抑鬱了！同時，他以為這是一個奇怪的謎，但什麼心緒去猜，其實他更沒這力量。他惟有等待他底命運去決定，去解釋這一謎。

他偷偷地環視四周，一切都像平時，一切都靜寂，像往日的靜寂。他很怯弱的踏上梯級，一隻手扶着右邊的扶梯，似乎正在走着一條崎嶇的山路。他妻子，兒子跟在後面。

第一座椅子登盡了，這是二樓的地板，他底妻子趕前一步，憐憫的投了她丈夫一眼，溫和低聲道：「狗兒爸！老闆會發慈悲，我們的事情，他也會寬恕我們底。」全叔仍舊慢吞吞沉默地踱着，沒有理睬她。

一剎那間，他們已踏完了兩座樓梯，抹一個灣，前面就是客廳，客廳的強光線照在他底臉龐，他底意識地佇立了一陣。他底心顯然轉轉得很厲害，好像一個死囚在望着刑場，一樣的怯懦和躊躇，他實在沒有勇氣前奔了！然而，他到底慚愧地拖着笨重的脚步，進了客廳。他妻子和狗兒挾在他底身後。

一陣昏眩與恐懼的情緒佔有了他，他究竟是一個犯罪

的人？他沒有坐椅子的權利。他顛聲地對老閻喊了一聲，便囑穆地站在門檻的一邊。

「全叔，你的扒艇被燒毀了嗎？」老閻劈頭就說，曠了兩步，看了看他們，特別在全叔身上瞥了一利又道：「你們爲什麼那末粗魯呢？」

老閻，是六十開外的老頭子，肥碩身材，鼻子架一對遠視眼鏡，手裏提着一根長煙桿，煙桿的許多節中間，繫了一只煙袋子。他穿一件深灰色的布長衣，內面套了灰褲。他們進來的時候，他正在斜躺著，在一把古香古色的醉籬床上，很優閒但凝想著的抽着長煙桿。

「老閻，狗兒爸爸在不知道東洋鬼子無端在後面的時候，他呆呆地看他丈夫，便羞澀地對老閻道：

老閻已回復了原來的位位置坐著，不停地，抽着長煙桿。他像沒有聽見他們的話語。

「全叔，你的魚拖販（註）打算怎末借還呢？」最後，他掉頭感氣地發問了。

「……」全叔埋下頭不作聲。他眼睛深沉灰暗得可怕！他不能夠昂頭一下子。像前面有一匹惡獸，正在舞爪張牙想抓住他。

「唉！千萬乞求你老人家發發慈悲吧！我們扒艇提掉，連吃也吃不成呢！我們窮人家是不會忘記你的恩德，魚拖販我們不會賴你的，不過……」全叔像向菩薩哀求的說。她的聲音抖得很厲害，後來竟淌出了淚水。把要說的話咽下。

這時走進來一個二十來歲年紀的，是這店子的掌櫃

，他向老閻打過招呼後，又對全叔他們說：

「你們來了嗎？坐下來說吧！」他底聲調是那麽和氣。

全叔的妻子很疲乏，就揀了身後的拱籬椅子坐下，全叔也跟著坐在他旁邊的一只。狗兒却偎在他母親的身傍。全叔每一分秒都感到周圍的空氣，把他壓得緊緊的，他不能夠暢快地透過一口氣。坐著的那只平滑的椅子，像是生長了許多毛刺，狠狠地刺在他的屁股。

「你們怎的偏去撞東洋鬼子呢？」掌櫃很同情地問，全叔嘆息一聲，沒有回答。全叔的妻子抹了一把鼻水，很禮貌地答道：

「掌櫃先生！你是知道，我們漁人家單靠牠吃飯的。雖然是苦，雖然是險，祇要有魚打，我們便管不得許多的。我們扒艇獵月來運氣太壞了呀！打不到大魚魚來，勞苦不包跟往日一般嗎？不，比起東洋鬼子未來的時候，更勞苦哩！」她吸了一口氣繼續說：「苦頭我們吃盡，仍舊得捱飢受餓！掌櫃先生，因爲內海實在已擠滿了人……我們要吃飯，我們再不能夠被東洋鬼子迫死的！……狗兒爸爸極難，我們便下了冒險越界的心願！果然是很好的收穫。這，使我們奮勇地繼續着這一個險！那時獲厚利的希望，已蒙蔽住我們的恐怖。越打越遠的，一直駛出了外海……」

「噢，你們該鬧出岔子了！」掌櫃聰明地料出了他們定來個不幸的收場。然而，很感興趣聽着一個奇蹟的開展。

「當我們擲下守魚網之後，」全叔的妻回答掌櫃一個幽黯的眼光，又瞟了一忽兒全叔道：「我首先發現遠遠的噴出一絲黑煙，我們曉得這是東洋鬼子兵艦上噴出來的。於是，我們匆速地收起魚網，便揚帆回程，但是……」

本來輪在醉翁椅的老闆，也擡起了頭顱，傾耳細聽。權有全叔木然危坐，他很不願意他底妻再說下去。因為它會把他帶入一個痛苦的深淵。

「我們沒有駛過半里，突然間，一陣槍聲由後催魂促魄地傳到我們底耳鼓裏。我們立即很本能的臥下了。」全叔的妻仍舊接着說下去，她的音調很急促了，「扒艇失去了一舵，一任兩艘漂在汪洋中。不久，東洋鬼子一只汽艇着近我們的扒艇。上面是十幾個惡毒的鬼子，手裏握着槍兒有些腰間還佩了刀的！」

她說到這兒，眼睛沈下去，好像不願回憶她底經過的遭遇，而給悲痛剪斷了話語。狗兒還很恐怖地，有時搖着她底母親，他的小眼睛射出可憐的光輝，望一下蒼又望一下媽。

全叔也埋下頭，他想哭，他沒有淚，他底淚已向心底深處灑盡了，他底心靈是受了創傷，不平凡的創傷！

「啊！其中也有我們中國人呢！」全叔的妻似乎想起一樁可恨事情，咬咬牙對掌櫃說。

「他們就是不要臉的漢奸！」掌櫃也切齒地喃喃道。

「嗚！中國亡就亡在這幾樣好手里。」老闆搖了搖頭，站起來慷慨激昂嘆息道。他邊說邊讓到茶几，倒了半盅茶向口裏送。

「後來呢」掌櫃追着問了。

「後來」全叔的妻覺悟她自己沒說完故事似的，看了看衆人：「狠心的鬼子，把我們的東西，通通搬光了，還強迫我們離開扒艇，送到一只小艇子，我們的伙夥祇向他們討回一個箱子，這是他唯一的財產呀，就被鬼子奪了一刀……可憐他這樣便死去了！」

她眼前浮現出許多當時的慘酷的黑影，又感覺以後他們會墮入更痛苦的深坑裏而痛苦着，他們被鬼子的殘酷，放逐到絕境去了，她們已泯滅了生活之希望了！

「他媽的！」全叔忽地昂首，很悲憤地叫了這一聲，似乎鬼子就在他底眼前一般。把衆人都嚇住了，狗兒不知道是非出什麼岔子，偎緊他的母親。

少頃，全叔又回復先前沈鬱的神態，他底妻接着悽然地訴說着這故事的尾巴。

「鬼子是頂殘忍的，我們沒有反抗，我們一點沒有開罪他們，他們也不許我們帶走一些東西，狗兒的棉襖子也被丟掉了！啊，狗兒的爸爸給鬼子着了燒記耳光呢！」她說到這兒，灼灼地看住全叔，好像怕他要被鬼子帶走般的。

「唉！我們扒艇被灌上了火油，點燃了燒掉，我們的生存之工具，完全燬滅在熊熊的紅燄的毒舌裏。

她又抽泣起來，淚珠由眼眶透過睫毛，滾下傘黑的面頰。掌櫃深深嘆了一口氣，憐惜地看看全叔他們又看看老

「你們該怎樣打算？」老闆不耐煩的板起臉，似手聽

了悲痛的故事上當似的。

沉默，全叔的妻類送催促丈夫的眼色，示意把預早計劃的話去答老闖。

「老闖……現在，我們是完了，乞求你老人家開恩，再借一些。」全叔的語調微弱而顫抖的，眼睛怯懦不

敢朝老闖望。
「我們只想換回一只小扒艇……」
「不要臉的東西！你們魚拖賬沒有還，還有臉再來商借？」老闖狠狠地目不轉睛地問着全叔。

全叔的臉色，更沈暗了！一線的希望滅亡了，他感到在電燈下，一切還是漆黑，恐怖和陰森，他嚥一口吞掉他們！但是他曉得到底感是他自己底幻覺！

「老闖！」全叔的妻要挽救這僵局，推開了狗兒趨近老闖跟前，裝出微笑，挺和氣地道：「我們知道囉囉你老人家是不對的，不過，我們窮漁人家，沒了本錢……懇求你老人家憐憫我們，念念我們多年來往交易，請發發慈悲吧！」

她的言語，簡直是祈禱，後半截，她有點嗚咽了，但極力的壓住她的悲哀，片刻，又懇求道。

「老闖，魚拖賬我們不穿不吃，也準備下來償還的，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再救濟我們苦命的人兒呀！」

「……」
「以後，我們把打來的魚，通通給你們賣，款子由你們扣！」她眼睛紅濕地，孕育着淚珠！模糊地瞧住老闖，她底心房跳動得很厲害，周身血液也加速地在循環。

老闖不出聲，仍舊抽煙。

全叔只是顫顫地喘出憤懣的嘆息。
「老闖」，掌櫃貼近老闖身旁請求道：「允許他們的

要求吧，反正他們有了扒艇，他們魚拖賬更不愁沒有償清了！」
沉默等老闖的判決。
「那就……我們生意人血本要緊……你應該爲我着想

啊。」
「老闖已答應借給你們了」掌櫃怕他們不懂地得意地解釋。
一連串的刺激，從全叔及他的女人嘴裏進出來了。

冷靜的柏油道上，又活現着一對中年夫婦的影子，他們中間還有一個瘦瘦的男孩子。——那女人不時接近男子跟前吐露一些得意的碎語。男的沒有出聲，也不很興奮。只埋下頭，好像忘記了旁邊有人，更聽不到那女人對他的說話。他仍舊沉浸在悲憤與痛苦的情緒中。計劃怎樣再去和風波搏鬥，和東洋鬼子搏鬥，更準備和作福施成，助紂爲虐爲敵人當兇的狗徒搏鬥！

「註」魚拖賬是漁業商人貸給漁民的資本。這一種貸款，是當作漁民的捕魚之前的食物本錢；也是當作漁業商店，對於漁民的一種掠取售魚全部權利的手段。因爲漁商可以從中掠取一點報酬。所謂：「九出十三歸」，大概顯出了漁商們的心聲！這一種貸款，通常沒有契約形式。澳門的漁商，傳統地很有效的持續着。據說漁商就聚的地方，是離船遭遇暴風浪而失蹤。敵封鎖海岸線而後，自然又增加了懸沉的一重危險性，假如船隻受損，通常老闖們是不能請求漁人償還的。

突擊

李宏文

黑夜裏，風呼呼地響，灰白色的天空，幾顆明亮的星在閃爍着，在這原野裏，除了遠處傳來的溪水聲外，一切都歸靜寂，突然「拍……拍……拍……」一陣由前面放射過來的鎗聲，沖破了這黑夜的沉寂。

「連長，鬼子在放鎗了！」一個兵士說

「唔，不要緊的，這是鬼子放冷鎗來試探我們的。」高個子的連長很鎮定的說，果然，不一會又沉靜了。這時伏在戰壕裏的弟兄大家開始談論過去打仗的情形，很是熱烈地愉快地在縱談着：「劈拍：劈拍：劈拍：」又是一陣陣的鎗聲，這一回比先前密好多了，弟兄們停了談話，全警覺地注視前面，連長站起了身，仰高頭眼睛注視着前面左右，子彈「噠」一粒地呼嘯過來，打在泥土上，濺起一陣烟花。接着「格格格……格格格……」的機關鎗也交織着響了，子彈像雨點般嗖嗖地由前面飛射過來，連長這時提高嗓子說：「弟兄們！今晚敵人準會衝過來的，大家留意些，聽我發號令，才動作。」這時每個弟兄都很振作的，雖然大家在這戰壕內有兩天沒有好好的休息過，但，現在他們沒半點倦意，反而更精神的。尤其聽到連長說敵人今晚會衝過來，他們更喜悅了。

「媽的，今晚我們又殺他一個痛快吧！」一個士兵興奮地說，

「對呀！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他一雙，半個也莫讓他逃脫，」綽號叫鐵牛的王自勝他更興奮了，說時還揮動着手勢，引得大家都笑了。

「拍拍拍……格格格……」……「鎗聲機關鎗更密了，一團一團的火花在空中閃爍着。」

「轟……轟……轟……」大炮跟着也響了，可是無目標的，在前面，後面，左面，右面，好幾丈遠的地方，冒起了一團團的黑烟，泥上也給轟起在半空裏飛着。

「操他媽的娘！鬼孫子，放吧！回頭老子準結果你。」鐵牛在吶喊，他恨得睜圓了眼，緊握着槍桿在罵着。

「真的，這些土八鬼子真怕死，整天在靠飛機大炮來威嚇，自己却躲在後面。見到爺們，辮子也丟掉的沒命逃跑！」猴子小張很乖巧玲瓏地說着還眯眼笑了。

「喂！弟兄們，大家別講話，快點散開！準備着。」連長很嚴肅的吩咐，接着沙沙一陣雜亂腳步聲，幾十條壯健的身影在蠕動，一會全都分散消失在草叢裏，田野間，接着又響了一陣極密的槍砲聲，連續有幾十分鐘久，才又慢慢地稀疏了。連長睜動了幾下身子，轉爬到一個小土堆上，攪着腦袋像在察着什末似的，一會他轉向伏着的士兵，用雄高的聲音說：

「弟兄們，大家準備着，把刺刀插上，手榴彈拿在手裏，聽我發令就放！」這時每個戰士，都格外地振奮，緊緊地握着手榴彈和槍桿，全睜大了眼凝視前面。真的，有

批鬼子衝過來了，他們的槍聲很近，子彈噼噼的在飛過戰士們的身旁。漸漸地連對面的腳步聲，也隱約可聽見。跟着模糊的黑影，在前面幌動着，也隱約能見。連長及弟兄們的臉上，肌肉在抽動着，顯然大家的心緊張到極點。漸漸前面人影更顯明了。

「弟兄們！衝呀！把手榴彈擲過去呀！」連長揮動着一枝駱壳，大聲叫着。

「砰！砰……」一陣手榴彈爆炸聲，前面冒起一陣火煙來。

「殺呀！衝呀！砰……震天的吼叫聲和手榴彈聲混成一片了，鬼子猛不防這突擊，炸中的倒下去了，活的却失魂似的左衝右撞的狂奔。

「弟兄們！衝上去殺呀！」連長首先往前衝去，一面隨喊着，

「衝呀！殺呀……」又是一陣震撼天地的吶喊。接着幾十條黑影，飛躍地往前衝去了，祇見幾堆人影在幌動着，刺刀的光芒黑夜裏也能看到一條一條白晶晶地在閃爍。鬼子們一個個全倒下了。

「媽的，鬼子衰仔全是尿膿包，這樣不堪一擊就倒下了。哈哈，却敢老子鬆口氣，」鐵牛又在氣沖沖地說話。

「嘿！你們來看，這鬼子還帶着十人針呢！可憐却也逃脫不出這條狗命！」另一位戰士在鬼子屍身上，用槍尖挑起一小塊布條，在喊着叫大家來看，許多個人影正向這圍攏時，却給一聲哨子止了步，接着是連長的說話：

「弟兄們！大家到原來戰壕裏集合！」於是人影全迅速地向戰壕裏閃動着，這時，在東方的天角已微微地掀起了白浪，星的光芒給蒙上一層薄薄的雲紗了，這是快要天亮的象徵。

「連長！我們這場斷殺多痛快呀！」

「連長！我們是全勝了！」

「連長……每個士兵同志都喜悅地在報告着。臉上全都充滿着勝利的微笑。

「弟兄們！辛苦嗎？坐下息一息吧！」連長很親切和藹地說。

「不，半點也不辛苦！」好些人異口同聲的說。

我盼望再來一次這樣的戰鬥！」平時不大說話的劉小祥，現在也竟手舞足蹈地說着。

「是呀！再來一次，可太人意思啊！」全體在喊着。

「好，將來有機會的，現在大家靜一點，聽我講話。」

連長笑迷迷地向士兵們說了，立即便靜了下來，幾十張快愉的面全對着他，於是連長接着說下去：

「兄弟們！這次的突擊，我們全勝了，我們收獲了這大堆的戰利品（說時他用手摸着右邊堆着的一些槍械及軍用品）。又殺死了幾十個敵人，而我們除了幾位弟兄受了

一點微傷外，一點也沒有損失，就是一粒子彈，我們也未亂放過。這都是靠你們英勇精神，能聽指揮。收到的成績，我們以後要記着這次戰鬥的經驗教訓，準備着創造第二次，第三次，無數次的勝利！」（移下第 3 頁）

逃 那 裏 去

征。人。

「逃那裏去！」

一陣冷言的譏笑，由北風送到我的耳膜，心裏懷疑的是難民的逃亡，誰知還是二個弟兄，解押着二個面黃肌瘦的士兵，身上穿着一套骯髒的軍服，兩手綁着一條粗大的麻繩在發顫！

「天他媽，真該死！」

「這樣死得毫無價值，最低限度，也要同鬼子拚死，才有意義！」

「丟他媽，我當差八年，還沒有回家，他們來到一年半載，沒有見過鬼子的面，就想回去，不知軍法的厲害！」

「聽說明天，就要槍決了！」

「當然的，還留他吃糞米嗎？」傳達兵，勤務兵，長伙，伙伙，圍住兩個剛由哨兵拿回來的逃兵，議論紛紛的冷笑着。

北風不斷的吹的來，黑雲老是圍繞着口週的山頭，爆竹響徹了疎落的村，嚴鼓聲音觸動了征人的心靈，是元旦佳節，唉！誰使我骨肉分離？二縷縷仇恨的怒火，何止燃燒在我個人的心頭？不知幾許同胞都有：「有家歸未得？」之感慨！但是二個被麻繩縛住的逃兵，爲什麼要在這胡騎縱橫，烽火遍野的時候來逃跑呢？

黑暗漸漸的吞沒了原野的光明，疎落的村莊，隱現着閃爍的燈光靜寂的大地，只可聽見門首逃兵發出微弱的哀音：「不逃就好了……」聽說明天紀念週，他們的生命就要結束了！這「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逃兵，不知拿什麼來報答生養他的父母？

隔一日，天色還沒有大亮，駐地門前的大路上，已騷動着一羣羣的黑影：時時唱着：「肩上掛着槍……挺着胸脯……前進！前進！……」在廣闊的草場上，陸續的站滿了滿面烽火的鬥士，紀念日的左邊，站着二個被麻繩縛着的逃兵

，何團長是個富於作戰技能，久歷疆場的一個現代革命軍人，嚴肅地照例做了紀念後，跟着是一陣令人酸心的沉思，片刻這樣說：「×營×連逃兵×××等二名，不明國家當前的大難，不知國民應行服役的大義，公然逃跑，是軍法所不許，該不該殺！……」一陣雄壯的呼聲，有如波濤澎湃般在靜寂的人羣中湧了出來，台上站着的何團長竟靜默了許久，從他面上各部分的觀察，可知他實不願意槍殺正當國家需要的壯丁！

四個武裝弟兄，推着二個將死的逃兵，離紀念台不遠的青山，就是團中逃跑者的葬身地，全場勇士沉默着，只有後悔莫及的逃兵在狂叫：「鬼子害我死！……」一陣卜卜的槍聲，在後山發出了，在人羣中隱隱的聽見：「丟他媽，逃去那裏，」

一陣陣的悲傷，在場中每個同志心頭裏打滾：「想不到這抗日隊伍中，還有棄槍逃亡的懦夫」北風不斷的吹來，黑雲老是圍繞着四週的山嶺，爆竹響徹了疏落的小村，臘鼓聲音觸動了征人的心靈，是元旦佳節，唉！二個逃兵爲什麼甘作懦夫，被這神聖的抗日隊伍淘汰！

〔接上第103頁〕

〔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好！」一陣如雷般的叫聲，響遍了整個原野。

「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雄壯的歌聲衝破了原野的

「好，現在我們來唱個歌，慶祝勝利吧！」連長這時

沉靜。

的情緒提到很高，忽然他想到唱歌，於是大家更歡躍了，連那幾位受了傷的士兵同志也興奮地唱着，他們忘記了自己傷口的痛楚。

「……………」

在東方的雲際裏，已浮現了無數道金黃色的雲霞，這是黎明的晨曦，穿過了樹梢，照映在這幾十個爲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士們身上來，他們全都微笑地在歡迎着光明的來到！

三味絃

金絲亮

良子對我們一批來自異國的學生，從始至終，都是很親切，教我們讀日語，講故事，時而彈彈三味絃或唱些歌謠我們聽，然而每當彈或唱，他必然是悲哀，最後又必然是暗地裏在流淚，這使得我們很難過，我們沒有問過她究竟，不明其真情，一直有半年多。

良子的母親說：良子是最愛三味絃。又說良子是老喜歡唱悲哀的歌。爲什麼？她年紀輕輕的。有過什麼遭遇嗎？我們問而他不肯說。

她能彈那四五尺長的三條絃的東西，已經是難得了，還能真情流露的掉下眼淚，使我吃驚，我們曾數次的安慰她，但都是沒有結果呀！

有人問過她三味絃是傳自何方的，她答得怪清楚的說：這是中國古琴。有始秦朝，傳始唐朝。日本人都喜歡學，日本女子更是極感動於它。是

的，那一種沉毅悲傷之者，曾爲之串通可不知多少鐘情男女呢。三味絃傳遍了三島，到處亦可能到那悠悠音響。

良子在落葉季候的一天晚上，哭得很厲害。雖然也和其他日本女子一樣多情善哭，而必然是有原因吧？

終於良子的母親細聲地說來了：良子是不知事呀？三味絃害了她，但也就了她！

「我就講給你們聽吧：我們相信你們是好人。」

「五年前的秋天裏，有過和你們一樣的蕭君住我家，生得是怪漂亮，不成性的良子才十六歲愛上他了，越年的櫻花節，她們也就雙雙飛燕般的，怪相好的，良子的三味絃就是在那時候學會的，琴彈得來了，英勇樣的蕭君却不知緣故回到你們國裏去，不再有了消息了。留下三味絃，良子每天

彈起它，就總是傷心似的！……」

「啊！良子，良子是可愛的人兒！我說。」

「是呀，我時時都是勸她說：蕭君是不會忘記你的！……然而，去年有個鄰居日本人說要她，但還沒有結婚，却時常無理的罵她！說她再醜不值錢！良子恨自己日本人到極點了，因此也就多愁善病到現在。唉！做母親的人又有什麼辦法呢？她的父親還在的時候，我不打緊，現在却難了……」

良子的母親說來情深，眼角隨而掉下兩行淚水。

良子彈起三味絃想起了蕭君，櫻花節，愛戀着。

戰雲密佈了，我們也迫得要歸國了，良子還送我們船，到橫濱，作最後的別離時，我們是留贈一把新的三味絃給她，對他勸慰說

「良子，願你康健地以三味絃之音想到我們，三味絃再在此地，倚我們重遊吧！」

忽然從萬里百拆的傳到敵國什誌裏有消息說：「良子母親死繼而良子死！」

我們暗然地只得靜默禱祝她魂兮歸來！

愛國者

(中)

陳達人

愛國者

船，儘向東駛着，有目的的，目的是上海。船載着成千多的人，除有鎗的日本狗「警察」和護往中國東戰場當憲兵的以外，大半數是台灣人。在日本人眼中這只船載着的人全是到中國去的生力軍了。然而，那知在如此高壓下却有智勇兼全的一批愛國者。劉平護衛着蔣文，一路來以夫婦名義安全地通過了封鎖線，他飄蕩在東海洋上的兩天裏，曾仔細的在熟慮着如何去達成投効祖國的大願，蔣文有時提出私生活的問題時，劉平儘是安慰她。蔣文之願意離開富裕的家庭，一方面是為了父繼承志要復興台灣，另一方面却是要找自由環境能與劉平成戀愛之願。

上海在望了，黃浦江岸的高樓雲表的洋房大廈橫列着，蔣文盡是覺得新奇，生疏的，劉平與李明是故地重遊了。生疏者增加一種驚異的感觸，上海究竟東方之城，而重遊者却是滿目創痕。上海已是祖國的孤島了！劉平催促蔣文檢點行李，而自己又趕忙趁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曾走到船尾通知了李明。

「目的地——艋子路美容醫院。你可分道而往」。劉

平說後，立即又回原地。

登陸是在大坂碼頭，各散西東的。雖然有荷槍的鬼子在檢查監視，而劉平扶着蔣文是平安地通過了。

艋子路到了，美容醫院就在眼前。這裏有很多警察在守望行走，這使蔣文很是害怕，左顧右盼的儘在留神着。

「這裏不是有害我們工作嗎？」蔣文過敏地低聲問。

「不，愈接近是愈能使人疏忽的，只要我們機警些，說話小心些。」劉平答。

「行動起來豈不是不方便嗎？」蔣文又問。

「我告訴你有一個好榜樣：前些日子裏正有位蒙面英雄，在日本虹口兵營裏當翻譯，有四年的歷史，非常忍耐，且曾入日本籍，亦曾介紹他孩兒也入日本籍。使得日本的情報室主任山田大佐非常信任他，一切情報，人名冊運活動的經費都交給他，而他看準機會了即秘密在指揮了炸毀鬼子增援陸部隊的一師團人，執行這任務的地點是在吳淞河邊呀，這，以後，就更機密的將全部情報和活動經費一網打盡的投報於祖國了。」——文，胆子放大些——這

就是我們的工作。

到達了美容醫院，在門口迎接的是醫院謝院長夫人謝太太。謝太太以外表看，他是一個賢母樣的，劉平介紹蔣文認識時，謝太太表示很愛親近她。「呀！她是蔣小姐。蔣文原來是台灣革命領袖蔣渭水先生的女公子。」謝太太知道了，更加熱切的愛護她。

「就只有你倆來的嗎？」謝太太笑着問。

「不，還有三個人，一位李明等刻就會到，是你見過，另還有蕭罕醫生和黃育小姐大概口間也會到謝太太又來攙掙你了！」劉平答。

「啊！有位蕭醫生嗎？不好就到我這裏幫忙嗎？」謝太太問。

「正有這個意思，我以前就這麼打算，但還沒有對謝太太說，不敢決定。」劉說。

「不要緊，反正自己人什麼事都好商量的。」謝太太是好人，年紀有了四十多，這些話是多麼和氣！外邊有脚步聲。

「啊！謝太太，好久不見了。好嗎？」李明從外面來，持重的向謝太太致問。

「這就是你見過的李明嗎？」劉平趕忙補充介紹。

「啊！他就是李明，我差點忘了！」請坐呀。」謝太太說。

「謝太太，不用客氣的，李明還可幫你做點粗工，你就當他是鄉中人就請予招呼吧！」劉平代為作主般的決定說。

「那裏的話！謝先生到南京去了，他回來自然就要歡迎李先生來幫忙，而且會很高興你和蔣小姐一齊來住的！」呵！我想起一件事：先幾天有個警察來我這裏是不是派有一個蕭醫生到台灣去，我不知道怎麼回事！但也沒有知道說的是那個蕭醫生？」謝太太露着歡喜而又懷疑的態度說。

「不要管他好了，我與蔣小姐不久就要到內地去，李明就暫在你處幫忙好嗎？謝太太」劉平故意避蕭醫生的問題不說。

「哦！你想到內地嗎？近來風聲很緊，有人聽日本皇軍說，上海四郊土匪很多，到南京都得小心，否則翻車呀，是常有的事。」

「是的——能夠翻車，其中是費力勢不小的呀！」劉平故作平靜的說。

「劉君，我剛才經過北四川路時，連聽了兩聲炸彈聲，不知出了什麼事，我們恐怕要機密些才好呢！」李明低聲說了走向門外，亦故作鎮靜的說。

「啊！謝太太，謝院長幾時會回來？」劉平表示很關心問。

「唔——大概還要一星期才能回來。」謝太太答。

「謝院長真是個好人，同鄉到了總是肯招呼，這是難得的呀！我們實在感激得很，台灣的伯叔正稱贊謝院長為人真好！」劉平正邊想邊說，李明急忙的回答，跟着一個便衣走來，很有神勢的說：

「謝太太，你家裏又來了什麼人？」

「啊！他們是我親戚，來上海做生意的，」謝太太答，「不是吧！——證書拿出來看看！」便衣忽揮下黑色臉孔說。

「——」檢查，劉平與李明拿出證書給他看；找不出有疑點，轉對蔣文說。

「你是什麼人？」

「他是我的妻子。」劉平直截的答。

「啊？——唔！剛才的炸彈，說不定就是你們這班壞蛋弄的，便衣還子細打量一下，劉平便又走出門外去了。

謝太向廚房去了。李明跟着去。

「近來這裏附近被他捉了不少人，狗東西——你們要小心點——」謝太太邊說邊走房去。

「謝太，我與蔣小姐是有事就先走，你要弄飯就讓李明給你代勞吧！」劉平問，謝太却不回頭的向廚房去。

「謝太太，我們到法租界去，不用等我們了。」蔣文加上說。

「李明兄：今晚你到愛多亞四五零號三樓一談。」劉平走近李明身邊低聲說這話。

「吃了飯去呀！蔣小姐怕是很累了，肚子也餓了嗎？」謝太太走出房答。

「不，謝太太我們有時候就晚上再來。」蔣小姐說了。便與劉平走了出門。

劉平與蔣文去了，留下李明，謝太對他是很有客氣的。不多久，擺抬吃飯了，謝太問長問短的問「路上沒有遇到

暴風雨吧？」「台灣米貴嗎？」李明聽到「米貴嗎」的問，快滴下眼淚的說：

「不瞞謝太太說，台灣已不成世界變成地獄了，無理由的強迫要我們家家戶戶的米糧都充公給鬼子吃，發回每人每天二合限度的米，你想想能吃飯嗎？連黃粥吃都不夠一餐飽呀！——唉！我的母親就這樣受不了，跳河死了！」

「天呀！該死的鬼子！怪不得中國土匪要時時收它老命。」謝太太是很傷心而又憤恨的說了。

「哦！謝太，中國是並沒有土匪，那都是打鬼子的游擊隊呀！——我去年被拉去當種菜伙時，親耳聽到有在叫

「台灣的同胞過來一齊打鬼子」口號的，土匪那能說這樣的話。」李明邊吃飯邊細聲地說。

「啊！租界的警報的時常叫游擊隊打到那裏，就是這回事嗎？」謝太拉長氣的說。

「鈴——」門鈴響，謝太起身去開。

「啊！你們這麼快就回來了？」謝太開門見到原來是劉平兩個，表示奇異的說。

「是的，太太！我不能去租界了。」劉平答

「怎麼？發生了什麼事嗎？」李明問。

「不，說是安南問題緊張，法租界有准鬼子出入搜查了，英租界又戒嚴不能去，在北四川路口鬼子在抓人說搜查與炸彈有關的人。」蔣文補充地細說着。

「坐着再說吧！小心點，現在是不比從前了，時時都說英租界有事，法租界有事——殺人呀，搶劫呀，案子多着呢！」謝太，聽來是家常便飯般的事。但又很為劉平蔣文

就心。

「還不是鬼子一手做出來的！」李明說。

「——一片沉寂。劉平在俯首沉思。」

「李明兄你就和蔣同志留在這裏吧，讓我一個乘今晚的便趕搭香港船，我在香港一定可以快活的迎接你們，我們還沒有到過祖國呀，蕭黃兩同志到來，你們就好好招呼他倆？他們到了須立南行，因為時機不可失局勢太緊了，若是安南真的通不過，我們必須另想法子！——所以我必須先行了。」劉平說了，趕忙在檢點自己的東西。

「我同意這樣辦，你就放心去吧吧！」蔣文迅速的決定以後，就催促劉平出門。

「有辦法今夜可以落船嗎？」李明追上問。

「有了，——我決在香港等候你們。——啊！謝太，讓蔣小姐攪擾了。暫時住在你這裏，我今晚有事要去鄉下行一團，因為有許多人在等候我。」劉平說了，隨又對蔣李吩咐了些經濟諸種問題。

「啊！爲什麼要這樣急？」謝太從廚房裏端上菜來預備劉平蔣文吃的了，聽了劉說要走了，急速的出來。

「他有事，讓他一個人先去。謝太我真該感激你的招呼。」蔣文說，「好，再見。」謝太說。劉平很快動了身。他們就送別在門前。

大家微笑着送劉平遠行了。

「啊平：——你知我——身子有了……？」蔣文踏前了二步肩倚着劉平說。

「我也知道了，文，請安心，那是我們成功的預兆，

文，你不用擔心，一切都由我擔當着，努力吧，文，光明就在眼前了，你看祖國不是着着打了勝仗嗎……？」劉平邊說邊握住蔣文的手，最後，別了，還向大家招招手。蔣文呆望着劉平坐上黃包車飛快的離開美容醫院。

廣東 政治 經濟 建設 教育 最豐 富資 料的

廣 東 一 月 間

七月號出版了

· 版出社訊通東廣江曲 ·

燎原

(長詩)

盧森

前奏曲

鮮血，是燃不盡的油泉，
鐵肌，是燒不完的煤田啊。

神聖的抗戰，
是光榮的創造，
新世紀的推動力，
你熔化了私仇與舊怨！

抓着願望的鐵筆求生，
由冰冷鑿出溫暖再灼心聲，
忽然跳出星星災禍，
不可撲滅的若火之燎原。

燒啊，你鬱積的火燄，
苦難的火輪疾奔地猛播，
去嚙！勇敢些，
毀滅惡魔的花場與宮庭吧！

第一部：歡樂的滅亡

老翁

以往一年盡頭，我農家
的歡樂高飛到頂點，
上下季谷囤滿倉廩，
自釀糯米酒飲得醺醺，
甘蔗、芋、豆和菜乾，
嚼到老牙搖酸也吃不完。
自從什麼紅頭鬼來後，
喜悅便本管我蒼老的心尖了。

教師

呀，這應故事真教人嫌厭，
還不是換個新的枷鎖，
揚密一點勁健的鞭，
另換頂煩惱的鐵盔，
再穿那百結的衣衫，……
盼望溫暖的幸運到來，
回頭是災禍驅拒不開關！

老翁

黃土門牆沒有春聯，
就有也是喊殺連天；
鑼鼓樂也懶催爆竹開花，
硝藥銃也銹塞了嘴巴了。
一老臉褪去了殘紅，
深沉地搜尋他陳年的舊夢
這長衫是縫在光緒年間，
那時工資只不過四十個大錢。

教師

是的，我在孩提時，
等到新年懶意開了關，
玩到手酸腳軟忘了疲倦，
門庭，掃物洗掃清爽，
不是天國吧也像樂園。
於今，你的眼更深陷了，
是否感倭寇頑強霸佔，
還是受壓一生的積勞
和山一樣沉重的憂煩？

老翁

唉，從不見如今景況，
忙騰暖春，炎夏，涼秋，寒冬，
捱勞得腹，心靈排不出輕鬆；
連國華亦如傷鳥斃翼，
怯展高興的紅翅遊天空了。

教師

物價不回頭的往上爬，
還示意你們快跟來呀！
我束脩收入跌斃了腳，
忍痛蛇行爲培育民族的新芽。
播下了希望的種子，
許多在春泥夏雨裏腐爛，
還未見抽蕊芽發葉花，
還敢望肥碩金黃的果實嗎？

老翁

幸福總有一天能夠回家。

教師

不歸自己是民族國家吧。

老翁

我只相信神靈，
也不知道什麼叫矛盾，
意識到虔誠就有報應；
但，自從柴土炭產不通行，

什麼都撲入了虛空的幻夢。

教師

我不知什麼是神靈，
堅忍刻苦的創造者
領導四萬兆攘外來的強敵
才是我們的救星喇。

老翁

好了，你理由的旗幟
飄到西忽飄到東，
還不是佛門的鐘鼓
有鐘丟下才會響叮噠？

教師

我吃飯比不上你吃鹽，
可我明白艱苦抗戰，
必然會誕生自由新中國
鐵一般堅定了這信念。

老翁

瞧，夕陽在銅鼓嶺後眼紅，
竟隨曬出血的迴光抹在天空，
這處疏炮轟崩一角愁城，
那處衝過難關似的鑼鼓聲響，
歸鳥像躲債的人隱匿了，
這山村再難發出太平氣象。
現在，撲面來的是黑的遙夜，
我們準備迎接幸福的曙光吧！

第二部：忍痛話家常

婦人

門前吊着的燈籠，
閃着不奈何的黃光；
一分一厘吮吸我的血，
好像肢體上發的毒瘡。
在這個年辰，本來
一切都要從儉才是真！

小孩

媽，祖父不給我壓歲錢，
奪出柑木旱煙袋對我怒顏；
你不知我心頭多厭惡，
一次二次要去請神拜祖先！

婦人

今天到處神明來往，
一手拿着「不幸」，
一手捧着「不祥」，
做好事的就慶瑞霽，
說壞話便難免降及奇殃。
這是大年大節，孩子，
你還不把吉利話掛在唇上！

小孩

今年的聯全鷄送瘟神嘍巴，
等會聖帝爺，公主爺鴨，

原 療

只一對這兒過了那邊，
妳的許願怎不怕它們清查？
莫不是瞎生人眼？別怕，
神佛們從來沒有說過話。

婦人

你這麼小便學到過分不孝順，
用話扼母親的喉刺我的心；
要氣你媽眼前飛迸黃星點，
在地上恨命地亂蹣跚頓？

小孩

我怕媽又罵：「死良絕心，
你們是賊，鹽醃的肝肺，
前生少修，今生才成奴婢身，
像這樣惡人世間難尋。」
瞧你每次生氣多的便是鐵痕。

婦人

你摸，我手皮像張到刀，
脚底皮用針縫補了一片，
好像我的人生是出汗的
旅途段段洒上密點密圈。

老翁

今晚的團圓席引饑胃寒，
喉嚨裏老覺有點搔癢，
我們別去細數無頭賬，
還是忍痛來閑話家常。

教師

今春我東東不成西謀不就，
生活像無根草草在飄浮。
世界的進步，教育的進展，
和我們的鄉村如同脫鍊；
——連地球也彷彿不旋轉。
終於自己的紅臉算做關卷，
惟怕孩子光眼瞎子看不清世變，
家長們像買貨一掃貨色，
一元八角要講到腿出發瘦，

老翁

太平宮神佛嶺然，
金瓜鐵斧羅列森嚴；
全年收入不半年糧，
真是拿出本錢來說謊？

婦人

唐家和我們世代冤仇，
我聽他們說啊——
我兒女咒鬼不從姓周，
異日兩家生了事，又要說
周老師呀，真令人難受！
有的說你好些字不懂解，
望他教通子弟，休想，
只有愈教愈壞！……

教師

我們石鼓潭邊幾個人過學堂，
這樁批評不是等於盲人摸象。
不過，孩子們的事也真難理，
塗牆，畫壁，抄寫，打架……

一個麻鼻的奔瀉兩道紅流，
一個禿頂的長出一個疙瘩；

小孩

一個衫上着了塊墨跡，
一個帽子的邊布撕下。
趙家家長到來大發表，
說要抓禿頂的當面斥教。

教師

麻臉的父親像吞雷轟動，
比抗敵英雄格外猛勇。
威風殺氣徘徊在手上，
各各預備在對方打出血光。
麻雀譜譜地飛空了巢，
離校的空氣邁步造訪，
官後幾千午古松低頭諦聽，
寺院如破船在駭浪裏震盪。

老翁

我的回憶真是不幸，
想起今年春雨連綿，
遠村的山主披蓑衣担空筐，
捲捲褲筒管不了下雨落鎗，

沐着細兒蟠山盤谷，
到曉們鄉間買特產的松栝。

婦人

別說它，唔，別說它吧，
採松實季節化了四天，
削粗皮兩天又四夜，
田地又向鄰人租來的，
足是一週年，稅谷一石啦！

教師

讀書怕苦，耕田怕拔草，
我看你們拔了四五次草啊！

婦人

嫁女兒莫計算飯錢，
聚田，碎土，割草，……
松栝價值不下三十花邊啦。

老天偏對我的心偏，
枯黃得沒人看上眼，
還說是送給他，

也浪費力氣，白費人工，
且明年那野草復生，

光撥山也得十多天，
叫我去盤算他的本錢。

我聽了霧縷縷我的心，
雨點打碎我的心，
春風冰凍了我的心，

我的心像自殺了我的心！

教師

哀傷墜落了零敗心田，
激起綠油泛濺漪圈圍，
看他們的苗田手亂紛紛，
彷彿一陣雪白的洋錢，
掠過眼底向他們那裏飛奔。
這不能說是命運，
足證明神糧沒有成糧！

婦人

國華已在膝上睡得很熟，
沒有親親話頭那有滿足？

第三部：窮人多怨恨

婦人

我的麥子蒼綠了三廳，
嚴冬裏嬉弄低能的朔風，
而今麥子般吐出麥芒，
在朝陽下穗穗亮出金光。

鐵頭

赤藤，烏雀們正鬧飢荒，
不約而同地鼓舞發狂，
牠們不事生產還呼羣引類，
我兩款已被牠們抽租納稅了。

婦人

你不要怒眼睜破目眶，
我發現了半聲也不響，
待繫了十多個龐大草人，
竹簾繪臉譜，穿長衫戴帽，
用疑兵計把牠嚇得飛入了深林。

鐵頭

遙望有的肩棒有的擊槍，
掩掩映映，半露半藏，
微風吹過像工作，似盼望，
幾多市子挑着恐懼披到他方！

婦人

咳，前世跟誰結了冤仇，
噫，槍來打，槍來打！
真的不是冤家不碰頭……

鐵頭

飢餓殘酷，唆牠們冒險，
怎麼草人勞的也隊完？
理想的提防像吹泡泡，
渾圓，美滿，破滅只一眨眼！

婦人

國華呀，國華呀，「遙呼」
你在家裏坐了幹什麼？
麥子一曬曬被飛盜偷了，
怎麼不到田中來巡邏？……

小孩

「——我笨稻草人呀，要甚麼得甚麼飛嗎？」

婦人

你這死良絕心的，
醜陋的心肝黑紫色呀。
還不來嗎？持將來去吃泥沙！

鐵頭

生氣有什麼用呢，呢，
想開一點，聽天由命不山人，
我的穀種落田尚未見針，
那天我還在伯公前燒過香，
喜鵬，那嘴好心歹的，
還把古慶慶聲酒在我心上。

婦人

我正想去看看，
人人都說奉行冬令，
十家幾戶九家貧！
天冷得打狗不起出門……

第四章：富人門檻高

老爺

寒冷是吃穀芽的惡蟲，
吃光我的秧，跑去我的骨髓！
總老爺是蓋四鄉的貴人，
到他門前乞求施捨點恩惠。

怎麼他門前擠滿了一羣？

老爺

人們真是沒良心的東西，
看見我有飯吃滿腔嫉忌！
我織兒子讀書時，唔，
爲了窮，腦袋也撞破了皮哩。

男甲

他怎肯借給我們呀，
到四五月有奇貨可居，
糶了錢又拼命「割青苗」
秋收時利息便芋子大過芋頭！

男乙

我們這樣不識世故，
胆敢和他開口借穀；

婦甲

我賠了許多人情，一問價，
噉的關了倉門說：我沒有！

婦乙

還有人說他出入兩種斗，
上面刻着「較正」的字樣。

男甲

不要說了，我不再聽了，
我們是一羣怯懦的毛蟲。
總是背後罵皇帝，
見了他便作揖鞠躬。

婦乙

我們所以剛得像羔羊，
只望他憐念肯通融，通融！

老爺

我袖筒裏帶了一隻鷄臂，
這俗禮希望他能打軟他的牙齒。

老爺

下雨天，什麼事都不要進門，
泥巴帶到屋裏來了呀！

老爺

老爺我濯得足乾又淨，
我想呀，哈，借幾斗種！

男乙

門裏的門簾得意抖動，
門外的聲音像撞喪鐘。

老爺

我是最體恤窮人的，
可是我族人也不能接濟，
要被你們纏到昏迷了呢。

婦甲

伯伯還我剩餘「註」風精，
不過生出來的像發癩痢，
我們半年耕稼全望這早季！

男甲

別說啦吧，話愈說也愈長，

去年因遭病蟲害和他商量，他在竹蓆上擲扇橫臥着，疑問眼光落在我的臉上。他說：「你們的上祖勤耕，對待租主才算得守本分，牛在溪裏找不到水的年頭，從沒有要求減租或修圳。」

男乙

每年來收租，眼睛朝天，做的筵席上裏先攫去雞頭，第二餐找不到碗碟就可噤；去時還要餐雞，無錯又要船糧，多吃一天不折穀，少欠一合也掛賬。

老翁

我們村裏有了他災情加一分嚴重，沒有他我們可多一朵笑容！他有勢有權，難怪一掌遮天！註：即稻穗上殘留尚未成熟的穀粒，打下來餵雞鴨的。

第五章：錯亂了神經

照得吾鄉遊神，福子歷來誠心，

田禾無病蟲害，歉收百歲未聞；邇來人心不古，旱災水淹頻仍，謠傳廢除不確，趕緊備辦牲盆，特將佈告週知，希為一體遵進！

——大總理趙萬卿。

教師

人們與天災藉門茹苦咽辛，敵騎在省垣打下恥辱的血印，大家正該束緊褲帶抗戰，偏來耗財消費尋歡欣。

老翁

這鄉村已錯亂了神經，你想在病軀裏做個超人？馮鄉長也懂得多言有失，況且你又不是——等鄉紳！

教師

村民雖不如清明的蛙鳴，可是心裏有共同結論：不贊成。工作時間兩頭挑着黑，說光明也就是長庚和曉星。要是極力撐持場面，

還不是瞻餘鑲着金身。

婦人

馮晉南伯丟了神牌，紅肚生意馬上便失敗，人呢，也黃腫水脹，這事四鄰週知你還亂講！

教師

天是那麼蒼蒼蒼蒼，神是永遠渺渺茫茫，從不見天上掉下穀粒，神像也悲見發句言章；汗水拚命地如泉噴湧，從來洗不淨黧黑的顏容，但它的汗花開出大眾的安寧。

婦人

世間幾多事是蒼蒼茫茫，好像每人眼前掛一個希望，有誰不想瞧它實現，就因為難實現才求遠新鮮。

老翁

我證明迷信裹着腐爛苦痛，但是沒有苦痛又不是人生。我們對惡劣不敢抱怨，只有逆來順受挨病死的皮鞭；

教師

不敢向魔鬼投以匕首，以致引起敵寇的兇殘。瞧，烽火已逼近眉睫，機翼下拋下殺傷彈，燃燒彈，那家寺院能夠幸免？爲什那神佛木偶不抵抗，化作塵土粉末高飛遠揚？要不是全民奮起抗戰，我們早已變了鐵鏟，……

第六部：悲劇的毀滅

鐵頭

早蟻在田畝間結起大網，禾苗比秋草還要枯黃；星星每到晚來美目顧盼，每一閃，滴一支燥熱，落到我們的焦灼的心上。

婦人

天上的銀河夜夜狂奔，地上的水源日日斷流，我扯嘴笑，才知受騙上當，一線流星竟疑爲雨前的電光

老翁

瞧！馮·趙族人專絕水源，那訓水還故意放下坑間；

不要說灌溉那田禾，我們連飲的水也找不到呵。

鐵頭

飢荒天天搖響鐵鍊，套上了我們的生命雙肩，不致持火把四下逡巡，踢破趾頭又走穿了羅紋。

婦人

這真是窮鬼碰賊賊，飢荒又逢閏月啦！我家早已食粥湯了。

一吹一條浪，

一歇一條巷，

現在肚子餓黏貼脊梁，將來還不知怎麼樣？

鐵頭

怎麼樣？老梗已挖饑頭，晒得鐵肌雨點不敢勾留。太陽巨帶殷勤掃地，除去人心的絲慳意。剩下的空虛的附鬱。憂傷，精液隨頭又織不出主張。

老翁

馮善被人騎，我們的命運的毛，被抓住他手裏。

我們在這兒住了十二代，真要被迫搬走了。

我們買百多隻草履去，不然，塘裏無水怎樣養魚？

鐵頭

我們去見鄉長！

教師

你瘋了，還不是和去我趙晉卿一樣？——真痛心，在這個大時代，這角落還停略腐敗的渣滓。

老翁

今日的世界惡人逞強，千條道理擋不住一桿鎗。

鐵頭

我們與其餓死，迫死，不如痛痛快快拚一場，管他媽的烏鴉啄肉，野狗來拖人腸？……

老翁

全族男女壯丁出動，我老鬼也和他們拚命！

教師

太陽，月亮簡直沒有眼睛，蒼天也已經向他們投降，

不顧我們鐵斷肚腸，
但是，不要認錯債主算賬！
聽說這幾天敵艦游弋更兇，
這等鱷魚好似在找對象。
不是我願屈服胆小如鼠，
恐沙灘上悲劇移到石鼓鄉。

第七部：幾幕流離圖

教師

彈頭不惜流血衝向海關，
腦漿迸裂輕騎隊衝進門檻，
日遊魂從蒼空傾下毒彈，
沒有目的因為忘記這是血汗。
恐怖威脅了城市的人羣，
挾着憤慨向四方流散。——
我們本來還可看到龍舟，
而今血淚狂潮已向逆流。

婦人

昨天我担挑柴炭到河口，
滿船滿岸擠滿男婦老幼，……
披頭散髮像瘋子奔喪，
還有纏腳婦人真叫她難受，
口裏痛罵：日本鬼斬千刀，
紅腫眼腫是說日連夜奔走，
碰見熟人硬着咽喉詢問女。

十個下落有十二個俱分明，
誰會忘記這仇恨與恥辱的，
簡直是沒有心靈沒不生命……

教師

美好膏腴的田地柑園，
它們是只有生機無生命，
而今也記起了恥辱欺凌了。
遠代，近築的廟舍亭台，
一絲續不再有主人的笑聲。
在朝曦，黃昏的日色裏，
只見慘傷的綳帶似的模糊，
來往着野狗蒼蠅在吮吸。

婦人

我們的鄉村被賊裏人遺忘，
而今寺廟也特別的興旺；
妖精似的女人倒下睡得呼呼，
好像在夢中臉上仍有憤慨。
你着見嗎？一個瘋婆子，
說一家七口和全副家財，
在薄炸裏應聲埋葬。
她有時又跪地呼佛祈神，
喊五雷去收絕日本人！

老翁

紅頭鬼殺人放火攪亂天宮，
爲什我們不能和他決個雌雄？

河口的物資担担挑挑挑入深山，
說是那兒也奉命疏散。
我家幾畝千艱萬苦救的禾稼，
到了嘴邊說不定會遭牠們放馬！

第八部：武裝謀自衛

鑽頭

我做里長時時接到公文，
趕築戰壕，這次又奉命徵工，
老翁你不要把隱痛開出腫門，
再吐出舌頭五寸也是無用。

婦人

我記起了，去年徵工開路，
煩得我差不多荒廢田園；
但是，我想到這是修行，
我却忍着苦也該說甘願。

老翁

第二次復工十多天我真難熬，
這生活甚於沙漠的蒙古包，
早些到的竊據荒蕪的墓塋，
素不相識的都相依爲命。
跳着同樣的脈膊，
流着同樣的血汗，
千萬顆心靈像急管繁絃，
把嶮岩頑石築成斜面。

勦滅出蠻鬧的交響，
泥土塵埃染黃綠葉的柔險，
許多生命之力努力的開導，
自高自傲的峯巒開誠相見。
有的用勦滅自己姓名——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殺絕漢奸

鐵頭

不要再勸你得意傑作，
還要動員去破壞那公路啊，
如果敵寇的坦克車駛來，
包管它兩天睡得很熟。

婦人

硬要我關閉記憶之門，
這真是無此的殘忍和不幸！

老翁

這契約要我蓋個指印，
真是教我不忍呀不忍。

牧師

不忍的過錯就領殘忍，
我們要堅壁清野制敵死命。
使軍隊之魚腸游民衆之水！

鐵頭

我還要通知各戶壯丁，
幫助軍隊將敵擊潰！
那就是趕快組織游擊隊，

武裝大地，奮起自衛！

第九部：無靈魂的人

男甲

我們連日繼夜運築壕塹，
滿以為這要隘可以有賺，
誰知還有靈魂的漢奸，
引從小徑通過我們的防線！

婦乙

都是俗語說：家神透外鬼，
所以不走水路稜道包圍。

男乙

於今我們的家鄉已經淪陷，
縣城裏來了敵人和留下奸偽

鐵頭

聽說趙督辦遷到了縣城，
協同繼續什麼維持會。

婦甲

出走時還有許多人勸他，
他說：「肉食姑違企，
千萬不要均分了老後悔。」

鐵頭

我看鄉長也靠不住，
一條狗腿說不了毛廁路。

男甲

山是那麽高：谷是那麽深，
荆條密茂安全用不着擔心，
我們有武器也不怕野獸，
難保生存，如果草根也吃盡的時候。

婦人

我們是無在這兒嗎？
外邊的事鬧得不像樣啦！
馮鄉長說奉皇軍的聖旨，
很忙，到各處籌繳軍餉，
盲目的老婆婆纏不出，
把鎗機機得轉轉作響，
還有水生說這幾天，
日日聲聲到大人處見面！

小孩

我打從水井頭走過，
哭聲飛出裂縫的泥牆。
「你這天殺的，你是閻羅王，
把我的母雞擄去，冤枉！」
「你的兒子賺錢在南洋，
一匹母雞抵押並不過當。」

婦人

水生是個有氣骨的人，
對馮鄉長說不會做官也談察情，
況世界上的生物都有眼睛，
就這樣開不及箱給擄出了門。

趙香外邊真是鬧到不像樣，
又要徵一百名壯丁，我的命令，
無非是受了一百個人的空頭，
那非是受了一百個人的空頭，
那非是受了一百個人的空頭，

第十部：英勇的出擊

我半個月來奔走，
我已組織了抗戰軍，
我不讓敵人佔領，
我不讓敵人佔領，
我不讓敵人佔領，

我拿頭不要命，
我拿頭不要命，
我拿頭不要命，
我拿頭不要命，
我拿頭不要命，

一因但前再那騰大：顯
切為，和分首，家：意
的性要村一目那：！
行如抱的友約東時：！
動獵必兄人老不：
應犬死弟到婆太：
當，的倫那子默要：
特，的發伯也兵發：
別些心指公遭沒，
謹哨，擲，，，
慎兵，部，，，
，，，，，，，
，，，，，，，

這行徑可有兄弟贊成？

我願意，我願意……
我願意，我願意……
我願意，我願意……
我願意，我願意……
我願意，我願意……

你或他遠家廷裏，
你或他遠家廷裏，
你或他遠家廷裏，
你或他遠家廷裏，
你或他遠家廷裏，

星呀，不見了，
星呀，不見了，
星呀，不見了，
星呀，不見了，
星呀，不見了，

裏面有好騎的木馬呀……

榮旋歌

我打河槍刀我我
我打河槍刀我我
我打河槍刀我我
我打河槍刀我我
我打河槍刀我我

我重我血英力
我重我血英力
我重我血英力
我重我血英力
我重我血英力

示置心長
示置心長
示置心長
示置心長
示置心長

靈 感

· 林 琳 ·

殘冬！

將近之餘威在施展，灰空，迷茫中掀起霏霏的雪花，氤氳涼風，顫抖的，冷酷的，也聖潔的！

冬的天氣是陰鬱的，寂悶的，潮湧的情緒，湧塞心頭，湧塞呼吸，氣壓更低了，熱情地絞起那，千縷萬緒的愁絲，千縷萬緒的愁思呀！如何挽救？挽救那，人世間的生命者；生命者呀！宇宙中的點綴品，點綴品。

一一

靈感，微妙的，偉大的！任你泯滅吧！任你靜息吧！任你泯滅在狂瀾的血裏，任你靜息在風化的墓中，再不然燃起了！再不然燃起了，免

地鼓動着；惡魔！惡魔呵！魘魅魍魎的移影，人與人間查覓。

像呼吸；微弱的；微弱的陽光，千根萬根的，千根萬根的，鑽透了無補的心，鑽透了無補的灰空，讓地掩映在雪片飄揚裏，曖昧地，媚誘地，給那圍爐者，感熱問訊；問訊將士們的安康！勝利的消息！

雪片，仍是飄蕩的，在空間，在斜坡上，在平面上，遍佈着，盈積着，大地上瞧不到；自動景動，遍野，但失了，萬縷，瓜斷了，這一切，一切的自然景物啊！接受灰空，灰空散下的雪花，蓋蔽着，遮閉着，成了一個，寂靜者佔有的雪海！無際的雪海，聖潔的雪海！

一二

雪海！掀起了；遠近的，高低的，不律的

波濤，這波濤，永不寧靜呵！屹立着，高聳着。
這屹立的，這高聳的，是聖母石像，是筆
峯層列的教堂，是中世紀的古橋。

這波濤的旋律，是微妙的禮拜堂鐘聲，是
遠近柔揚的讚美詩聲，是風觸針松的反應複聲
，這靈性的場地，如處天堂，如立雲外

孤高聖潔之心，爲她歌頌，爲她讚美，這
微妙的歌頌與讚美呀，是軟弱者，怯懦者，在
聖靈中，告人夠勞之報了。

四

高燃着亞洲的毒燄，復燃着西歐的狂塵，
願西德里的怒潮，願馬爾薩斯的暴風，躡不進
我的祖國！我的祖國，西伯利亞的狼煙，西非
象士的忿氣，使不進我的家園！使不進我的家
園，富士山的巖焰，巴爾幹的魅影，竄不到，
呵！竄不到我的靜土！我的靜土！

我已觸不着聖靈之迴響，耶路撒冷的憤恨
，蘇彝士畔的教堂，深淵的禱壇，聖母的懷裏
，啊！別了！別了吧！這生於斯，長於斯，生
長於斯的聖靈之境！

叛徒，釋笑着和平之神，魔鬼，張開貪婪
的血口，狂奔着，號呼着，向人們，向弱者，
填出了，填出了，血腥的臊味，上帝的兒女們
，皈依祖國吧？皈依祖國的懷裏吧

五

這裏聽不着，禮拜堂的鐘聲，禮拜堂的鐘
聲聽不着了，聖靈者！你爲誰而生息？爲誰而
生息啊！爲誰而滅亡？

雪溶了，雪解了，殘冬盡了。

滄溥的雲霞蓋遍了遠山，蓋遍了古道，蓋
遍了公路，一條陣列，一條火線！火線呵，陣
列呵！青年伙伴們！雄壯的，悲烈的，是怒吼
，是歌唱，是遠征的進行曲！

力效的議思可不

石 浪

蘆溝橋砲聲一響，政府便下決心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同時也作長期抵抗的準備；因之所有首都各機關都奉命裁撤老弱的公務員。至於女公務員據說是願意她們自動的請長假。這消息一出，許許多多的女同事都紛紛作回老家或到內地去的打算。這其中大部分是爲了兒女的緣故。我呢，一時實難打定主意。一別十年的老家，未嘗不願藉此機會回去，然而終覺另一種情緒橫在心頭，那便是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無時無刻期望着清還血債的日子來到。當時我會私自發誓，要是有那麼一天的話，一定作點有意義的工作，一伸數年來的積憤。現在目看我們國家正在發動神聖的自衛戰爭時，我反而躲到後方去，那應是如何的慚愧啊！不管同事們的勸戒，不怕來日艱難的日子，毅然

決然在表上填寫「不但要留部而且願意到前線服務去」。十餘年來形影相隨的朋友，也就是我的同事，快要別離了，將來會晤無期委實有點難過！因之請了三天假送她到上海。雖說「送君千里終有一別」然而畢竟盡了一些心事，心靈多少得些安慰，不至於十分悵悵。

八月十一日下午的那班車於傍晚時分把我們載到上海後，便停止搭客。我們英勇的將士從各地流水般湧到上海，築成堅固的長城。次晨上海市的空氣突然變得緊張，大家都沉默的，嚴肅的帶着無限的興奮，靜悄悄的期待着。

果然十二號午夜轟隆的砲聲從遠地傳來，漸漸的越來越密。跑到樓頂去看，只見一果紅光雜着劈劈拍拍的鎗聲，聯珠般的砲聲，房屋被焚燬的悲慘聲，混成一首交響曲，當時我的心緒是興奮，又是辛酸。

三天的假期在砲聲中很快的便溜去了。以後的日子整日在焦急中打發，報載十五號南京被慘炸，而且就在辦公廳和寓所附近丟了許多炸彈。這更急壞了我，戰事一天比一天擴大，要等恢復原狀，是不可能的。不得已於廿一日清早攜着朋友們，冒險到南站去。果然「天不絕人之路」，竟有列車快要開到嘉興去的被我趕上。

大約在上午十時左右到了嘉興。問車站辦事員幾時有車到南京去？他答以不知道。並說這非常時期那能按着規定，你儘管等候就是了。聽辦事員的口氣曉得車子於短時間內總不會到的，反正出了門，一切只有付之命運，還是找個地方休息吧。車站內外人山人海。還有遠遠

的樹林底下黑壓壓的人頭，說都是候車的旅客。有的要到杭州，有的轉南京。好容易在頭等候車室裏找到一張椅子。剛坐下去沒有多久，嗚嗚的火車笛聲，把安定的人羣攪動起來，朝門口擠去，不意職教我緊隨人羣前往那知道剛擠到門口時，辦事員手拿着旗子大聲喊道：「大家別亂跑，這是蘇州開來的車子要到上海去的。」聽到這裏人羣又向後轉。這樣一再騷動的情形大概總有七八次，直到晚上十時方有開到南京的車子，足足十二個鐘頭疲憊和饑渴的軀體，才得到休息。

在候車室的時候，有兩位旅客，不知道爲什麼事情竟而破口對罵起來，你一句我一句吵的不休。我簡直不耐煩，但又不知如何調解好。看來他們好像都是下流社會的人物，恐無可理喻，反

而自討沒趣，還是少管閒事吧。忽然旁邊一位西裝青年滿臉和氣的上前說：「同胞們別吵吧，這這筆帳請記在日寇鬼子的帳簿上，將來和鬼子慢慢的情算吧，不然我們這時誰也用不着出來受罪，不是麼？」說來真奇怪，這簡單的幾句話，居然教他們馬上沉靜下去，想不到這句「記在日本子帳簿上」的話竟會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效力。

別來僅旬日的首都，却變成了兩個世界，街上店門全部關閉着，寥寥的行人中女人是絕無僅有。當我跳上公共汽車上時，乘客們的眼光全體向我投射，顯出非常詭異的神色好像說：「這女人真大胆子，這時候還敢出門。」一切在短期間，都起了重大的改變。變公室搬到偏僻的民房，職員也僅留幾位。

沒有留部而又願他去的，一律編入防護團，經短期訓練後便派到各戰時團體去服務。處長見了我時抱歉似的說：「大家都說你一定回老家去，不然我不會除你名的。」我說：「多謝你的好意，數年來辦公室的生活已過膩了，現在正想換換空氣。」講完馬上到防護團去報到。

末了我和幾位同事被派到慰勞分會去工作，可是完全是用私人名義去參加。承該會負責同志們抬舉派我担任了許多重要的任務，如組織歌詠隊，傷兵服務隊等等。經過砲聲喚醒，烽火鍛鍊，大家都變成剛強，勇敢，熱情的新女性，愉快地共同執行着大時代給予偉大的任務。可是有時就因爲過分的熱心，工作上未免發生了多少無謂的誤會。

有一天傷兵服務隊正在車站工作時，每天由滬運來的傷兵平均在兩千左右。慰問委員會的同志們認爲是侵越了他們的工作範圍，對我們提出質問，隊員黃某爲此氣得不得了，「她是頂熱心的一位」，但我反而感到特別的快慰，我以爲這種搶工作而不是互相推諉是很好的現象，現在應該開展的工作很多，既然問委會想接收這部份，我們另外開拓好了。因之我告訴她們一切都是我的不是，與各隊員無關，現在我準備交代這部分工作，盼她們好好的繼續下去。然而她們不知是否私人間有點意見，對我並無惡意，而編織對黃某，氣得黃某變派機一動不知如何好，這可急煞了我不知如何好，忽然間靈機一動記起那句話，不覺衝口而出「同志們一切請記在日本鬼子的帳簿上將來同慢樣的清算吧」果然這話也深深印在每個人的心坎裏。

汪石盧梁張李譚馮張馬陳嚴陶
培可 克漢若新樵學小達 林
瀚鑑森士青川風霞博驥人明英

集
體
談
座

從文壇創刊號到後民主義文的藝術創作

英林陶：席主
瀚培江：筆執

一 文壇創刊之意義

「文壇」這一個純文藝雜誌，是繼承「文藝新地」底廣東文藝界的產品。它的產生，包含了幾個重大的意義：第一、打破廣東文藝落後的一般人的觀念；第二、促進廣東文藝向廣和深發展的運動。第三、取得文藝工作者精誠團結。目前廣東文藝雜誌底策乏，顯然已成大眾的一種渴望。雖然韶關的大光報和中山日報都開有副刊，繼續地發表了一些文藝作品；其餘，雜誌方面，如民族文化，滿地紅，廣東青年，廣東婦女……也談出一些許篇幅，算為文藝園地。可是，事實上質和量也太微弱了。更容發揚民族精神，激發抗戰情緒；增進文藝宣傳效能，建設中華民族革命的三民主義的新文藝營壘。使每一個文藝工作者，從他底藝術的實踐，配合抗建的政治、軍事、經濟、教育；以發揮文藝的最大功能和效果。

二 文壇創刊號之內容

關於「文壇」創刊號內容的檢討和批判，我們以其性質分為理論、小說、詩歌、散文、分別談論，歸納起來是這樣的：
這一期包括了兩篇理論，一為陶林英的「我們當前底要求」，另一篇是黃展幹的「歌劇與話劇」。前者指出了我們應該注意的三個必要的條件——一、建立正確思想的中心信仰，二、提高作品的藝術性，三、促進更深層的檢討和研究——這是很確切而有見地的建議，因為文

藝工作者們，委實未肯正視現實和把握主題，以致許多作品，都包括於模糊的概念之中。後者我們認為它的內容，太使人失望了，它未能盡一點戲劇和話劇的教育使命，它的論據來源，又並不是現階級裏所要求的東西。不是對症下藥，是不易收到其功效的。

其次是小說，李金髮的「一個女性的三部曲」，是描寫一個舊禮教中的童養媳「菊英」底一生遭逢的命運，她在求學時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給一個陌生的男子，他的丈夫不久患了肺癆，不治而死。這小孤孀，不但無人垂憐，而且備受「家娘」的惡罵，痛苦無告，私返娘家，這可不得了了，掀起「整頓族綱」的狂瀾風暴，受盡人「九龍變」等等駭人聽聞的酷刑，卒致套上悲慘的死的圈套。它運用一種殘存的現實的題材，告訴抗戰的中心——農村裏，還有許許多多不合理和人吃人的罪惡在吸血佈毒。童養媳這樣慘酷地犧牲！引起新政，新軍，及新文藝工作者，莫大膽揭開這重重黑幕！

洪青的「網罟」，描繪一位過去的小官僕——張子秋在抗戰大轟下輾轉播遷終於投奔到一位窮親家那兒，寄人籬下，抱鬱難平，終於爲了窮，拗不過妻子應初，而接受老朋友僑縣長吳希如的利誘，做起僑縣政府的承審來，事實上做漢奸，這種出賣靈魂，屠殺同胞的痛苦，比窮更難熬比寄食更難受而發出了碎心的哀鳴。它底筆調和故事的結構，是相當純熟的！

盧森的「歌血」：以鄉村裏的土豪劣紳，因私人一條狗的事小題大做的鬧意氣而醞釀着械鬥的故事爲主題，結

局是受了X團長的劉告：「回去，對兄弟解釋，我們不要把鎗口向內，要發轉鎗頭向外，向敵人演說，對漢奸污罵吧！」發轉民衆武力，對付敵人，這是一語的意識，結構和文詞是相當滿意，可是結尾似嫌有一點牽強了，我們盼望X團長調解械鬥夾勸的描述，能更加強調和詳盡一點，許是限於篇幅關係！

過常的「做父親的終結」，描繪一個小學教師的陳家暖，爲了生活的困迫，女兒在貧病兼備無處舉的垂危下，終於被病魔攫去，跟着他底妻子慧端也病倒，他自己陷入神經失常的病狀，而以童年的黃金夢寄託了他底痛苦的靈魂，莫作已解脫了一切的桎梏。作者祇給予人們莫名的悲哀，而忽略了文藝作者應有積極性，和應負指導的職責。我們應該牢記着，戰時是應該吃苦的！消極的，灰色的，和自我意識，這是不容許存在的！

再談到「心的「海葬」」，這是寫汕尾海船中的一樁故事，一個由南洋歸來的娘惹——鄧秋麗，運用靈敏的機智，妙語的諷刺，說服了殘酷成性的獸兵，而且促他們覺悟了，慚憤投海。這一個故事的結構和發展，以任何觀點看，我們都認爲這是非真實的。忽略了真實性的東西，容易使讀者掩卷三嘆。

還有，少年約翰的「白霧」，和陳達人的「愛國者」大致還不壞，後者是一個中篇創作，沒有全部刊載出來，我們沒有作具體的檢討！它是描述台灣一羣愛國者的故事。筆調是輕快，文字也很流利的。

再次是詩歌，李金髮的長詩「無依的靈魂」，寫得沒有以前那麼象徵，句子美麗，筆調純熟，這是大家所共認的。

隨筆幾篇。我們嫌它們不夠強勁，也多未能把握「文壇」的旨趣！

最後，讓我們作一個簡括的綜合評判：

1. 專在唯美派裏打圈子，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強調戰時生活的真實性，勿論衣、食、住、行各方面，都不能和戰爭實象脫離。文壇戰士更應多插寫血與力，忠與勇的事蹟。

2. 多未能把握到三民主義文藝的中心，因此不無筆墨的浪費，我們應該以三民主義為最高目標，為文藝創作的中心。文壇創刊號尚未做到，今後應朝着這條大道昂揚前進。

3. 其他，由於匆速付梓的原故，編排上混亂，錯字的誤植……都應接受評判缺點，疏急的應予糾正，困難的應該克服，至於補白，我們以為拿一點，有警覺性的語錄，是更有意義。

三 三民主義的文藝創作

文藝運動是抗戰建國的一支生力軍，它要配合現實的需要，發揮它自己獨特的功能，和建立正確思想的指導地位，這是無所用其懷疑的。我們新中國文化的正確路向，無疑地是三民主義的文化。我們的三民主義的文藝創作，不但把它成爲一個口號而傳遍每一角落，從而發揚光大，

並且，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文藝理論體系，使之配合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

從整個民族來說，三民主義是切合國情，亦爲抗戰建國的最高指標，我們應該用鋒快的筆尖把發揚民族、民權、民生的真實題材，溶化到我們的文藝創作裏，這是我們所要求的。

然而，三民主義的文藝創作是什麼樣的呢？

從前張道藩先生有過一個作品，叫做「密碼碼」的，它寫幾個我們國民黨的黨員接受了中央的密碼碼工作，越過了許許多多的危險，終於決意殉難，來保存了密碼碼。其次如前，年廣州上演的四幕劇「黃花崗」，亦是表彰黨魂的故事之一。電影界裏發揚黨的力量作品，也是很容易被我們發現出來的。

過去，建設三民主義文藝理論體系的不夠鞏固，以致一般青年作者受了唯物論或好黨的宣傳；他們的作品，汗牛充棟，傾銷也較普遍，血氣未堅定，思想未確立的青年，受他們的引誘而中了很深的毒。比方一構想毒烈的愛國壯舉，明明明白是國民黨的黨的精神，或黨魂的表現，而竟然遭受委屈地變成民衆的熱血行爲。委屈地湮滅了聲價和功績，這是我們一種無可隱諱的損失！

還有多多少少黨魂以及忠勇壯烈的故事，它簡直能夠光耀全世界，祇要我們文藝工作者能夠有爲國家民族犧牲的精神，投視在戰場，淪陷區，敵後，便可以發掘出偉大的題材來。舉例來說。有一次，南京敵總領館公案時，一

羣牛鬼蛇神，當然是被邀參加之列的，我們國民黨黨員執行了這麼一個特務的工作，喬裝為堂倌，廚子，很機巧地把他們毒斃了好幾個，完成他底光榮和偉大的任務。又如在那島暗殺僑外交部長，也是在大的宴會上，用一片有毒的手巾毒死大漢奸好幾個，而黨員們仍得安全退出，這些都是很有價值，和很有意義的題材。

抗戰烽火燃燒起來，民族意識由於血肉的教訓，在這四五年間，歷史來一個空前的翻身，處處足以證明中華民族為世界的優秀民族。我們文藝工作者，而對着偉大而神聖的現實，應以敏銳的眼光，深刻的辨別力，創作典範性的文藝。

四 文藝工作者必備的條件

文藝工作者必須具備的條件：

1. 一切言論行動，應以三民主義為中心。
 2. 要有正確的認識，分析現實，把握主題。
 3. 要有充實的修養，具有美的真實感。
 4. 文藝工作者應為抗戰建國而嚆力。
- 文藝工作者應強固民衆抗戰建國心理，并站在正確的指導地位。
5. 文藝工作者應以驚天動地的事業，充實文藝內容。
 6. 文藝工作者應以不朽之文，傳不朽事。
 7. 文藝工作者應洋溢中華民族的偉大事跡。

〔完〕

· 編後話 ·

文壇創刊號出版以後，不十日已發售殆盡，這很使我們興奮，原想改為月刊，奈因經濟困難，只得照舊辦理。有蒙許多讀者垂詢，謹以此致答。

本期內容比第一期略整齊一點，這是由於許多文藝之友所促成的。在集體座談文裏大家有了一個共同目標是：要努力建立起我們的三民主義文藝的創作來。這一號召激發海內外文藝之友一齊來努力吧！

文藝協會曲江分會為因本刊取得作者讀者的聯繫起見，擬每月開文藝座談會一次，有什麼文藝問題提出，決可傳圓滿的答覆。

本期付印之後，收到李天超先生等的大作，因來不及排上延至下期刊出，敬希作者讀者諒之。

本刊主編李金髮先生因公赴滬，下月始能返，本期所選之稿，還是以李先生之意見為主的，間有割愛者，我們當然很尊重保存着，以後另行設法發表之，希投稿諸公見諒。

本刊第一期尚有幾位作者未曾來領稿費，希即來領取。又本期稿費亦望各位作者從速來領取。

徵稿簡則

- 一 本刊以宣揚三民主義發揚民族精神激發抗戰情緒增進愛國思想建立三民主義文藝營為宗旨
- 二 本刊歡迎外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三元至十元
- 三 來稿以語體文為主每篇以不超過一萬字為度
- 四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回但附足郵資者不在比限
- 五 來稿直寄曲江風度中路道后街本會

本刊廣告價目

位置	全面	半面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封底外面	二百元	一百元	五十元	
封底內面	百五十元	八十元	四十元	
正文前面	八十元	四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文壇

第二期

中華民國卅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李金髮

編輯：陳達人 梁克士 盧森 馮樵菴

出版者：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曲江分會

風度中路道后街 曲江風度北路 八一三圖書雜誌公司

總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全預年定	半預年定	零售	辦訂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	香港澳門	國外
六	三	一			四角	二分	二分	四分
二二角	二一角				六角	六分	六分	十二分
十二分	十二分				廿四分			

（號四五一路南度風）場工刷印國建：者印承

廣東省銀行

本行係在民國十三年爲
總理所手創，現有資本額國幣一千萬元，各項公債
金及預備金一千五百五十餘萬元，經向 財政部註
冊，設有業務，信託，儲蓄，農村貸款，節約建國
儲金等部，全省各縣及省外國外均設行處並有代理
銀行，辦理存放款，匯兌，信託等業務，並代理省
縣庫收支。手續快捷，取費低廉，如蒙 賜顧，無
任歡迎，各界諸君，尚希留意！

本行信託部各種信託存款

- (一) 信託往來存款
支取往來週息二厘
- (二) 普通信託存款
每戶至少存滿一年
六厘半息可分紅利
- (三) 特別信託存款
每戶至少五千元運用
由存款人指定損益亦
由存款人負擔本部祇
取本金與收益信託費
詳情面酌

廣東省銀行

總分支行處一覽表

總行 設曲江

分行	星架坡	香港
分行	廣州灣	澳門
分行	梧州	桂林
分行	柳州	昆明
分行	重慶	韶州
分行	北海	梅縣
分行	汕頭	興寧
分行	台山	台山
分行	南雄	始興
分行	英德	清遠
分行	連平	翁源
分行	仁化	乳源
分行	連山	陽山
分行	廣寧	德慶
分行	肇慶	新興
分行	羅定	平南
分行	茂名	欽縣
分行	信宜	黃岡
分行	老隆	揭陽
分行	潮陽	普寧
分行	惠來	陸豐
分行	平遠	連平
分行	電白	化縣
分行	雲浮	四會
分行	徐聞	海豐
分行	通海	防務
分行	通海	防務

附註：辦事處有▲者及匯兌所均在廣東省內

本行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本行每冊收銀四角

南東圖書館藏